



壬寅新民叢報全編

4 曾 4  
7 5 3  
6



門 1 曾 4  
753  
卷 6

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自騫之出也。前後凡十三年。跋涉於水天雪積之中。困頓於酪食毳衣之俗。往往數日。不得食。惟射禽獸以自給。初行時。與偕者百餘人。及歸。惟餘二人耳。雖其所歷艱險困苦之境。史不詳言。要之視立溫斯敦之開非洲。殆有過之無不及焉。史稱騫為人。矚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嗟夫。非堅忍磊落不屈不撓之奇男子。其孰能排萬難。犯萬險。以卒達其所志者耶。

第四節 當時西域之形勢

當戰國之末。西歷紀元前三百年頃馬基頓名王亞歷山大起。入亞細亞。滅波斯。征印度。建空前絕後一大帝國。未幾死於巴比倫。其部將士流喀立為西里亞王。凡亞歷山大所征服亞洲之地。悉歸統轄。所謂條支國者。是也。其後國威漸衰。其屬地北特利亞。復自立為一國。占阿謨河兩岸之地。中國稱為大夏國。實在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前四年。而帕德利亞亦背條支自立。中國稱為安息。及漢初。而安息破大夏國。勢大張。未幾大月氏東來。遂征大夏而王其地。  
大月氏蓋圖伯特族。當秦漢之際。奄有河西地。其勢強大。陵轍匈奴。及冒頓單于起。屢敗之。於是月氏餘眾西走。占伊犁之大半。南攘塞種。而據其地。當月氏之盛於河西也。其鄰國烏孫。屢為所苦。至是烏孫王昆莫。藉匈奴力。破月氏。復建烏孫國。月氏遂南移於鳩水之旁。臣服大夏。建大月氏國。時漢武元朔元年。月氏既見

逐於烏孫。塞種復見逐於月氏。遂遠徙於南。以略罽賓之地。罽賓即北印度之迦西米兒也。要之當時葱嶺之西。大國凡四。條支在最西。其東為安息。更東為大月氏。大月氏之東南為罽賓。大月氏之北為大宛。當今費爾干地。東北為康居。即今之西北利亞。額里額思之荒原也。康居之東南。大宛之東。即烏孫國。為今伊犁。烏孫之東南。當匈奴之西邊。小國。基布。凡三十餘。其較大者為疏勒。于真。和溫。宿。阿。克。龜。茲。附。近。焉。耆。略。附。近。姑。師。吐。爾。番。樓。蘭。諸。國。自。張。博。望。以。前。皆。服。屬。於。匈。奴。匈。奴。置。僮。僕。都。尉。以。統。監。之。

第五節 張博望所通西域諸國

時中國人未知有印度也。博望既親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博聞其旁大國五六。具考其地形勢及所有產物。歸而報告之。且曰。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感德徧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為然。既而騫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以熟諳地形。知水草所在。軍得以不乏。迺受封為博望侯。騫乃獻結烏孫。斷匈奴右臂之策。乃拜騫中郎將。使實行之。並西招大夏之屬。為外臣。乃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道可便遣之。旁國騫既至。烏孫致賜論指。未能得其決。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為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諸後使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外國由是信之。計騫所通西域諸國如下。

國名	距中國里程	今地	張博望所經營
大宛	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	俄屬土耳其斯坦	博望初使大月氏。道經之。詳察其土俗。歸為代宛之基。博望使大月氏時。由大宛道此。
康居	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	同上	博望為漢使。欲與連盟。攻匈奴。未得。要領。博望始知其國後。遣其部使通之。
月氏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	同上	博望始知其國後。遣其部使通之。
大夏	.....	阿富汗斯坦附近	博望始知其國後。遣其部使通之。
烏孫	去長安八千九百餘里	伊犁天山北路	博望始知其國後。遣其部使通之。
烏代山	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	波斯及俾路芝斯坦	博望始知其國後。遣其部使通之。
安息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	同上	博望始知其國後。遣其部使通之。
罽賓	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	北印度	博望始知其國後。遣其部使通之。
奄蔡	.....	俄羅斯	博望始知其國後。遣其部使通之。
身毒	.....	印度	博望始知其國後。遣其部使通之。

第六節 張博望功業之關繫

博望通西域之役其功在漢種者有三

(一) 殺匈奴。匈奴之勢自文景以來匈奴沒屬西域結黨南羌地廣勢強蒸蒸日上候騎每至甘泉屯防及於細柳非有以挫之則小之為劉淵石勒之橫行河朔大之為金源蒙古之蹂躪神州左衽之痛豈俟數百年千年之後哉其時漢欲制匈奴則伐謀伐交之策遠交近攻之形不可不注意於西域張博望首倡通日氏結烏孫之議卒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斬其羽翼及孝武末世遂至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元成以後卒俯首帖耳稱藩屬於我大國此數千年歷史上最大之名譽也而發之成之者實自張博望嘗今以往如有能繼博望之精神以對外種者乎則世界之歷史安見為阿利安種人所專有也

(二) 開亞歐交通之機。秦漢之間東西民族皆已成熟漲進務伸權力於域外羅馬帝國將興而阿利安族文明將馳驟於地中海之東岸顧不能越葱嶺以求通於我國據近世史家所考據西域人呼希臘人曰伊耶安即耶宛之轉音故大宛國者即大希臘國之一部也蓋此地早為帕德利亞之希臘人所蔓延史記載其俗與泰西古代多相類其蒲陶首蓆等名物即希臘語 *Potus Melita* 等之譯音蓋中國希臘兩文明種之相接實起於是黃種人與阿利安種交通之起源也又史稱烏孫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懸度大月氏居其地塞種者即今日西人所謂沁謨種 *Centric* 古代巴比倫人猶太人之所屬也是黃種人與沁謨人交通之起源也而溝而通之者實始博望博望世界史開幕一大偉人也

(三) 完中國一統之業。當時滇黔諸國皆未內屬漢武初雖嘗從事西南夷然以費多罷之其後感博望

蜀布印杖之言卒再興作使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往求身毒國遂開滇地達交趾卒使數千年為國屏藩雖其事不專成於博望而創始之功實博望尸之博望之有造於漢種者何如也

第七節 班定遠之出現及其時勢

班定遠名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生於後漢建武間父彪為徐令兄固以文學聞超少有大志輕細節然居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幼隨兄至洛陽傭書於官以養母久勞苦嘗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久之被除為蘭臺令史復坐事免官永平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今哈密戰於蒲類海天山南山路之巴爾庫勒多斬首虜而還超之投身於軍事界外交界實自茲始

初漢武既通西域斷匈奴右臂虜勢浸衰元成間遂以五單于爭立南向稽顙於我求為藩屬以自庇中國國威震於域外者莫此為盛既而新莽篡竊輕侮遠夷匈奴大怨東連烏桓鮮卑西誘西域諸國頻犯北塞光武既定天下厭于戈不之討也匈奴益驕往往侵山陝邊鄙為士民患苦未幾其國內亂分為南北南匈奴通款內附如元成間故事乃居之於黃河南而北匈奴方極盛反覆無常漸臣服西域諸國曾以寇河西郡縣邊警歲至城門晝開於時漢與西域絕既六十五年矣其形勢恰如武帝時漢廷亦知西域不定則匈奴之患終不可得彈於是乎一世之人傑班定遠始得所藉手以輝祖國名譽於天壤

第八節 班定遠所定西域諸國

古今東西之豪傑其勳名烜赫駭耀於歷史上者不一其人不一其途若夫以冒險無畏之精神百折不

境之魄力。孤身去祖國數萬里。外櫻四面之敵。而指揮若定。以建大功者。吾於英吉利滅印度之役。得兩人焉。曰克雷飛。曰哈士丁斯。克雷飛初為東印度公司之書記。後被舉為將。統兵英九百士兵。五百乘敵不意。攻孟加拉。走其王。據其地。英之有力於印。實自茲始。克雷飛死。哈士丁斯襲其任。專以機謀。捍闡定大業。善撫納印人。善携離印人。嗾其相鬥。因躡其後。以收其利。今英之有印度。皆此二傑之力為之也。吾讀其傳記。愕焉。胎焉。崇拜焉。歌舞焉。竊歎吾祖國安得有若如人者。以為國史光也。吾讀後漢書。吾乃知我二千年前之先民。有以一身而兼治哈二傑之所長。且其地位更危。其憑藉更薄。而所成就竟與彼等相埒者。於戲。斯真千古之快男兒。斯真世界之大英雄。斯何人斯。則班倅是已。今請案倅一生所經歷。以地為經。以年為緯。而畧敘之。

(一) 鄯善。超之立功。始於鄯善。時所部僅三十六人耳。初超既從賓國擊匈奴。有功。遂命以假司馬使西域。至鄯善。王廣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賓國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所謂三十六人者。與其酣飲。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報國家。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於是乃約以初夜。將吏士往襲虜營。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死。翌晨。召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為質。鄯善定。

(二) 十閩。鄯善者。漢通西域第一孔道也。既定則可以深入無狼顧憂。超報捷至京師。朝廷嘉其功。遂以為軍司馬。欲益其兵。超辭焉。獨與本所從三十六人俱。時於闐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雄霸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於闐。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使巫請超所乘馬。以祠神。超佯許之。巫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三) 疏勒。班定遠之人格。可以為國民模範者。不徒在其活潑進取也。而尤在其堅忍沈毅。於疏勒一役。見之矣。時疏勒王兜題。本龜茲人。龜茲倚匈奴威。以凌疏勒。逐故王。而王其地。超深察夫民族主義之關係。知疏勒人不甘為龜茲役也。十七年春。從間道至疏勒。遣吏往降兜題。勅之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不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吏如命行事。超乃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國人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明帝崩。焉者以中國大喪。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嬰守孤城。士吏單少。賭萬死以爭國。咸卒不少挫。章帝即位。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還。超發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至自劾。以乞留。超至於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抱馬脚。不使東。超亦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超至。捕斬反者。而疏勒始復安。至是而超以三十六人。用區區疏勒。當數國之衝。以嬰守者。既五年矣。嗚呼。自非天人。安得有此。

超之用疏勒也。以其居西域之中。立於四面大敵之衝。不定之而不足以示威信也。然疏勒初非欲為漢

用也。曠於超之威與謀耳。非能為漢用而超必用之。則其眼光之銳遠。魄力之偉大。非尋常人所能及也。自茲役以後。而疏勒之反叛尚三次。其一則建初四年。其都尉番辰結莎車以叛。超與徐幹擊破之。斬首十餘級也。其二則元和元年。疏勒王忠為莎車所誘。反。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攻忠。積半歲不能下。後定康居而忠始降也。其三則章和元年。忠復說康居王借兵謀復國。詐降於超。超偽許而密勒兵縛斬之也。蓋自超始至疏勒。以至大定。中間凡十四年。超經營西域。其勢力之根據地。皆在於是。而心力抑已瘁矣。日人詩所謂「每經一難。一倍來。一吾於定遠之在疏勒見之矣。」

四。尉頭。超被徵還時。尉頭與疏勒連兵叛漢。超復至。擊破之。殺六百餘人。尉頭定。

五。姑墨。姑墨亦龜茲國也。屢從龜兵攻疏勒。建初三年。超發疏勒康居于闐拘彌兵一萬餘。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姑墨大震。

自此役以前。班定遠所從漢兵。仍僅此之三十六人耳。而手定者已五國。讐從者已十國。蓋以拘彌莎車月氏烏孫康居也。見建初三年疏中。超因此欲遂平諸戎。為國名譽。乃上疏陳以夷狄攻夷狄之法。以為若平龜茲。則西域未服者僅百之一耳。則匈奴右臂可復斷。而中國邊患可永弭。書奏。帝知其功可成。五年。以徐幹為假司馬。將義勇十人。就超。超由是益有所藉。以行其志。

六。烏孫。超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遂定烏孫。

七。莎車。元和元年。超發疏勒于闐兵擊莎車。莎車陰嗾疏勒王忠叛。未克。章和元年。超斬王忠。疏勒大震。西域。

定二年。乃益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超以眾寡不敵。乃與于闐王佯通。龜茲王以萬騎溫宿王以八千騎。邀之。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八。月氏。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獅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眾少。皆大恐。超誓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收殺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

九。龜茲。當時西域諸國。最倔强者為龜茲。龜茲所以敢與漢為難者。一由倚匈奴之聲援。二由恃諸小國之從屬也。超既定諸國。龜茲通匈奴之路已絕。復無爪牙。以相營衛。永元三年。龜茲遂率姑墨溫宿以降。乃以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超督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漢廷侍子白霸為龜茲王。超自駐節龜茲。它乾城。而使徐幹別屯疏勒。至是西域諸國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曾攻沒都尉陳睦。永元十一年事。懷二心。其餘悉定。

十。焉耆及危須尉犁。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遣使曉譬之曰。都護來者為鎮撫三國耳。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以下焉。

者王廣遣其左將北韃支奉牛酒迎超。賜而遣之。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屬渡七月晦。至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言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韃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而其國相及危須王等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數其罪。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所以雪國恥。伸士憤也。更立元孟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貢內屬。

第九節 班定遠功業之結果

漢之通西域。凡以弱匈奴也。匈奴與漢不兩盛。而皆以西域為重。前漢有然。後漢亦有然。自超既定西域。北匈奴之勢頓衰。諸國乘之。南匈奴伐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倚其右。北虜備困。故和帝永元元年。漢遂率大軍北伐。降其二十餘萬人。至燕然山。勒石而還。三年。遂復再舉大破之。單于率其餘眾。遠遁於今裏海之北岸。北匈奴之地遂空。其眾之留故土者。皆臣服鮮卑。自是以往。匈奴不復能為吾患矣。晉之劉淵劉曜。不過受漢人節。有乘機稱尊。實與吾抗也。故掃除周秦以來千餘年之劇患。一酒祖國之國恥。論者或以歸功於衛青霍去病。實實諸人。而不知其皆賴張班之謀勇。以坐收其成者也。故黃族之感震於域外者。以漢為最。而博望始之。定遠成之。二傑者實我漢帝國主義絕好模範之人格也。定遠功業之成。專在以夷狄攻夷狄。此實治野蠻國之二法門也。英之滅印度也。政府未嘗動一旅之兵。議會未嘗籌一銖之餉。惟賦印度之財。以養印度之兵。用印度之兵。以墟印度之國。定遠之定西域。其

先例也。定遠建初三年上疏云。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至永元七年。封超為定遠侯。詔書亦曰。超安集于闐以西。踰葱嶺。迄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讐。一信哉。定遠之能踐其言。而漢廷亦能審其功矣。今日西國之東方政策。即以班定遠前此之所以待西域者待我。而惜乎我國中若定遠其人者。竟曠千載而不復一遇也。是時羅馬方強。用兵於西亞細亞。屢破安息。中國日擴。而西羅馬日擴。而東上古世界。兩大文明。幾相接。觸後漢書西域傳所謂大秦。即羅馬也。超既定西域。迨永元九年。西域全定。後四年。又使部將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暴風。三月乃得度。若還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齋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按秦西文明傳播遠者。皆由海岸線。多使然。此地活潑中國人。則探險於陸地之憂。雖難慮有其人。而海上不少。概見焉。此甘英人。不能通羅馬。實由不習海性。使然耳。情。是時超年且七十矣。其妹曹大家上書。謂其一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杖杖乃能行。語見本傳。蓋去卒前僅五年耳。超以永元十四年八月遷洛陽。九月卒。年七十一。凡在西域者三十二年。使假以歲年。予以精力。吾恐超之所成就。當不止此。或竟能躬赴大秦之役。布我黃帝子孫之聲明。文物於歐土。為全世界留一更大之紀念。未可知也。嗚呼。人傑矣哉。

第十節 結論

新史氏曰。今日阿利安民族。所以殖民。偏於大地。赫然為全世界之主人。翁者。遵何道乎。亦曰。其人有冒險進取之精神而已。若哥倫布。若麥哲倫。若彼敦。若立溫斯敦。皆以匹夫而闢一洲之基。開千古之利。

被中人道其往事馨香之尸祝之千數百歲不衰一若今日之樂利半出於彼諸賢之賜者吁誠哉其然矣然吾竊嘗求此等人物於我祖國則如張博望班定遠者亦何多讓焉而後世崇拜之步趨之之人何其稀也抑吾為張班傳而忽有一最大之問題橫湧於吾腦夫博望定遠諸先輩其遠識其毅力不讓於泰西諸賢彰彰明甚也即秦漢唐清諸君主好邊功關疆土其兵力所及威梭所播亦不讓於近世所謂帝國主義諸大邦又彰彰明甚也然而全世界主人翁之名譽顧在彼而不在我亦不讓於彼得一地而一地即永為其所有我得一地曾不足以保持之至於再世不甯惟是彼多得一地而母國日以繁榮我多得一地而宗邦反日加騷累若是者何也彼之主動力在國民我之主動力自君主關地同而所以闢地之目的不同夫是以毫釐差而千里謬也吾聞地學家言拉丁條頓兩族性質之相異也曰拉丁民族之殖民地好裝飾條頓民族之殖民地貴營業拉丁民族之殖民地由政府派軍隊以開之條頓民族之殖民地由人民集公司以拓之拉丁民族因得殖民地而勞費以為國病條頓民族因得殖民地而豐富以為國業以故拉丁民族或放棄其殖民地而無所惜條頓民族常保持其殖民地而不憚勞夫彼兩族者同為阿利安族同事殖民之業而因其所向之鵠所用之方略互異其結果乃至大異若此雖然拉丁人之所以弱於條頓人者彼則民之自殖而此則政府之殖其民耳而反諸為民闢地之本意尚非有所大謬若中國前事則正與彼等所執之主義成反比例者也中國數千年來襲用之名詞只有所謂屬國一者更無所謂殖民地一者夫關地而以殖民則雖勞費矣而後此有倍蓰什伯之利益以為之償故國不病而事可以久而不然者民未有不勞國未有不瘁者也爾來歐美民族之各競於帝

國主義也彼其內力充實而膨脹於外為生存競爭之公例所迫有不得已者存也中國不然人主好大喜功快一時之意氣以為名高耳故往往不顧其民力之如何動輒之以從事於外即如漢武者豈非不世之雄主哉彼其憤於匈奴之慢辱侵暴賭全力以雪之此民族排外之思想固亦嘗有不得已者存及其末流乃不啻絞內地民庶之脂膏以奉事小夷利害之顛倒甚矣漢書張騫傳云一騫之使烏孫也天子使齋牛羊萬數金幣直數千鉅萬而後此求宛馬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人所齋操大做博望侯時云云故漢武以開邊之故舉文景數十年來官民之蓄積而盡空之益以桑孔心計猶且不足卒至元元愁歎海內騷然嘻何其悖乎吾聞羣學家言曰凡兩羣之相交通相聞奪也未有不起於爭自存蓋我勝彼而可以吸彼之利為我有故不惜一時之苦痛以易之云爾未聞有自損而啗彼以利以為快者也戰敗固損而戰勝亦損是以自損為相爭之究竟目的如之何其可也又漢武之通西域其亦有類於是焉矣然此猶可曰以匈奴鉅患之故今欲制彼不可不以小損易大害也而後此匈奴既衰之後邊費且復不貳則又何也甘露以後單于入朝賞賜累巨萬發車騎萬六千以送之轉倉儲數萬斛以給之每單于朝一次則北方之民失業失業轉於溝壑者不可勝數永元間司徒袁安上疏云漢故事一供給南單于費歲直一億九千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餘萬時北匈奴請款論者或謂宜以待高單于之傳之故袁安引此統計嗚呼幾何其不啻中國而空之也不甯惟是東漢之初南單于內附乃居之於河南空吾民鈞游耕鑿之地揖外族以使其後部族數十萬孳乳浸多布滿畿輔桓帝時又從遷許及魏武始憂之以其既在內地人眾猥多懼必為寇乃分其眾為五部居太原和縣太陵諸地晉武時塞外匈奴歸化者踵至悉授土居之與吾



民雜居。於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悉雜腥羶矣。後此江統雖為徒戎論。終不見納。卒至劉淵石勒起於肘腋。戎狄迭有中夏者數百年。爾後霸者。始終蹈其覆轍而不悟。雖以唐太宗之賢明。猶割神州以宅索虜。寵異胡將。卒召河朔之變。蓋數十年來。帝者對外之政略。莫不皆然。此誠古今萬國之所未聞。十種萬種。不可思議之現象也。夫以古代亞歷山大該撒等之力征天下。雖非能如今日之民族帝國主義者。專拓之以為民藪也。然要未嘗有疲國力以供奉外酋虛國土以容納異族者矣。而中國胡乃若此。無他。霸者快一己自大之私意。驚一時皮相之虛榮耳。以彼一念。故而此最壯快最名譽之美舉。反被誤用之以毒天下。不見夫乾隆間故事乎。數次大舉攻緬甸。不下。乃不惜重賂其酋。使貢象數匹。以博十全老人之一頭銜。要而論之。皆不惟其實惟其名耳。惟然。則雖屬國徧天下。而於我國民曾無絲毫之益。而反蒙莫大之累。故歷朝好勤遠略之主。所以得地而不能守。開邊而輒致亂者。皆此之由。夫拉丁民族所關之地。固猶有殖民也。徒以重虛榮輕實益之故。其新地猶且為母國累。而況乎不殖一民於竟外。而反自空其地。俾敵國之民而殖之者耶。然則迂儒鄙生之斷斷焉以遠征外競為大戒者。蓋亦有詞矣。而此等議論。既習於人心。則如張博望班定遠其人者。遂益不為世所重。而國民進取冒險之精神。且日摧滅。以至於盡。吾甚惜以博望定遠之人格之事業。可以為我黃族男兒之好模範者。乃竟為一二霸者倒行逆施之政略所點污也。

雖然我國民亦有罪焉。夫誰使汝不擇地以自殖。而惟俯首帖耳。一任霸者之振筆以驅繫之也。吾聞數百年前英人之不堪虐政者。相率渡航新世界。遂開今日之美國。夫彼豈必視其政府之方針而始進行也。論者謂今日五大洲中。無復可以容我民族膨脹之餘地。其然。豈其然耶。勿徵諸遠。即張班二傑所留紀念之一大地。猶足以當歐洲一強國而有餘也。抑吾又聞南洋新嘉坡檳榔嶼諸地。其川蓬蒿戰土。鑿而奠之者。實惟我黃帝子孫。然則張班之芳躅。固未必遽絕於今日。而無自治之力以承其後。雖自得之。而終不免以餌條頓民族。而自為其奴隸。若是乎。則雖有一二博望定遠其人者。又安足貴耶。又安足貴耶。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中國之新民

一 瑪志尼 Giuseppe Mazzini

二 加里波的 Giuseppe Garibaldi

三 加富爾 Camillo Benso di Cavour

發端

新弟子曰。天下之盛德大業。孰有過於愛國者乎。真愛國者。國事以外舉無足以介其心。故舍國事無嗜好。舍國事無希望。舍國事無憂患。舍國事無忿懣。舍國事無爭競。舍國事無歡欣。真愛國者。其視國事無所謂艱。無所謂險。無所謂不可為。無所謂成。無所謂敗。無所謂已足。真愛國者。其所以行其愛之術者。不必同。或以舌。或以血。或以筆。或以劍。或以機。前唱于而後唱。一善射而百決拾。有時或相歧。相予盾相嫉。敵而其所向之鵠。卒至於相成相濟。而固不相合。新弟子曰。今國於世界者數十。其雄焉者不過十之一。彼其鼓之鑄之。締造之。歌舞之。莊嚴之者。孰有不從一二愛國者之心之力之腦之舌之血之筆之劍

之機而來哉

新民子曰。歐洲近數百年。其建國之歷史。可歌可泣。可記載者。不一而足。其愛國之豪傑。為吾生平所思想。所夢所崇拜者。不一而足。而求其建國前之情狀。與吾中國今日如一轍者。莫如意大利。求其愛國者之所志。所事。可以為今日之中國國民法者。莫如意大利之三傑。其他位各不同。其懷抱各不同。其才略各不同。其事業各不同。其結局各不同。而其所以使昔日之意大利成為今日之意大利者。則無不同。無三傑則無意大利。三傑缺一。猶無意大利。三傑以意大利為父母。為性命。意大利亦以三傑為父母。為性命。吁。嗟乎。危哉。今日之中國。其烏可無如三傑其人者。吁。嗟乎。耗哉。今日之中國。夫安所得有如三傑其人者。吾寤而數之。吾寐而言之。我國民其猶知愛國乎。雖其地位相萬。其懷抱相萬。其才畧相萬。而萬其言。而萬其塗。而萬其策。而萬其業。其上焉者。亮無不可以為三傑之一。其次焉者。亮無不可以為三傑之一。一體人人勉為三傑之一。人人勉為三傑之一。一體則吾中國之傑出焉矣。則吾中國立焉矣。作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第一節 三傑以前意大利之形勢及三傑之幼年

今之意大利。古之羅馬也。自般瑟西沙兒以來。以至阿卡士大帝之世。併吞歐羅巴亞細亞阿非利加之三大陸。而建一大帝國。為宇宙文明之宗主者。非羅馬乎哉。當此之時。天下者羅馬之天下。於戲。何其盛也。何圖。一日為北狄所蹂躪。日削月減。再輒於回。三輒於西。巴尼亞四輒於法。蘭西五輒於日。且曼迎新送。舊如老奴之歎。情。郎朝三暮四。如畜犬之依。麥。主支離憔悴。年甚一年。直至十九世紀之初期。而山河破碎。益不可紀。極東懸於法。西隸於奧。中央夷於班。意大利三字。僅為地理上之名詞。而非政治上之名詞者。十餘年於茲矣。望加西士。陷落之火。鉢吟法馬之悼歌。薩露蒼涼。劫灰零落。昔人詩云。卷中正有家山。在一片傷心畫不成。嗟乎。哀莫哀於無國之民。後世讀史者。旁觀猶為感慨。而況於身歷之者乎。竄復知十九世紀之下半紀。距今最近數十年之間。儼然一新造國湧出於殘碑。廢壘。荒殿。寂寂之裏。決然擁有五十餘萬之精兵。二百六十餘艘之軍艦。六十餘英里之鐵路。十一萬餘英方里之面積。二十九百餘萬同族之人民。內舉立憲之美政。外揚獨立之威烈。雪數十代祖宗之大恥。還二千年歷史之光榮。此亦革命家達士里阿所當瞑於九原。而大詩人但丁所當且感且泣。而始願不及者矣。嗚呼。誰實為之。而克有此。

當十八世紀之末年。拿破侖蹂躪意大利。其時意大利已支離滅裂。分為十五小國。拿破侖鐵鞭一擊。合而為三。置之法政府督治之下。雖然。意大利後此之獨立。實拿破侖之賜也。拿破侖廢其小朝廷。鋤其豪族。將封建積弊一廓而掃之。以法國民法之自由精神。施行於其地。於是意人心目中。始知有所謂自由。有所謂統一。且對外反動。而知有所謂獨立。拿破侖實意大利之第一恩人也。萌蘗初生。而牛羊牧之。蓋自拿破侖既敗。各國專制君相會議於維也納。絕世奸雄。梅特涅。敢以「意大利不過地理上之名詞」。一語明目張胆。以號於眾。於是盡復前者王族壓制之舊。全意仍為若干小國。為外來種族波旁家。哈普士博家等所分領。其王位為意大利人血族者。惟有撒的尼亞。國王之一家而已。而亦壓於羣雄。奄奄殘喘。蓋至是。而意大利閣無天日矣。時勢造英雄。嗚呼。時勢至此。豈猶未極耶。

天不忍神聖之羅馬。茶然黯然長埋沒於腥風血雨之裏。天不忍數千萬文明堅忍之意大利民族。呻吟於他族異種一摘再摘之下。乃於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誕育一豪傑於意大利之治那阿市。名曰瑪志尼。實怪傑拿破侖命即意大利王位於米倫之歲。而法國大革命後十有三年。拿破侖征服意大利。後十年也。猶以為未足。復於翌二年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更誕育一豪傑於意大利之尼士府。名曰加里波。猶以為未足。復於其翌三年即一千八百八十年。更誕育一豪傑於意大利之撒爾維亞。名曰加富爾。自茲以往。而千年家中之意大利遂蘇。

瑪志尼一士人子也。年十三入於市立大學。其時正去維也納會議後三年。法國革命之反動力大作。奧大利之壓抑愈甚。而國運日以益非。每讀前史。塊然若有所失。自茲以往。惟著深墨喪制之服以終其身。後有叩其故者。瑪曰。吾當時亦不知其所以然。惟在羣兒。獨人歡笑雜運之中。自覺悲氣沈沈。而來襲心。使人哀。使人老。意感。吾其無國之民。吾其服國喪以終吾年。一掩淚歡場。悲歌騰下。多情多恨之英雄。大率然矣。年十七。既悉通諸學之奧。見識文章。迥絕流俗。日者待母散步於治那阿之海岸。忽一巨人。面目深碧。鬚髮如戟。顯長七尺。風采棱棱。飄然來前。脫帽而施禮曰。願為意大利之亡命人。有所盡。一母則泫然探懷中。出若干金錢。搵一袖之淚。納諸巨入破帽中。瑪志尼問母。彼何為者。母曰。此愛國男兒也。彼等欲救國而事不成。離父母。割妻子。流竄以至於此。瑪志尼自聞茲言。如冷水澆背。心大感動。其犧牲一身。以酬國民之志。實始於此。

加里波。舟人子也。性慷慨義烈。感物易哀。嫉不義如讐。喜鳴不平。為人急難。其所憤激感觸。趨義赴之。視生命鴻毛如也。日者游羅馬。大都之廢墟。觀其大壁大門。大如盤。頽趾半傾。丹青狼藉。依回感慨。亡國之悲。勃鬱於胸中。而不能自禁。年未十五。已浩然有以國事為己任之志。嘗語人曰。余誓復我意大利。還我古羅馬。一自茲以往。吐棄一切。惟注精神於革命一事。

加富爾。撒的尼亞王族之一貴公子也。其出身既與彼二傑異。其少年之經歷。亦自不同。始蓋一自倨不遜。縱誇無賴之惡少年也。年十歲。雖卒業於小學校。然更不悅學。日聚羣兒為惡戲。既而欲為軍人。入焦雲兵學校。自是始嚮學。研精測算。年十六。卒業擢為測地官。雖然。憂國之心。未起也。爾後年齒漸長。誦古今之歷史。察現今之形勢。思為國家有所盡力。而未得其下手之方法。然頗來往於治那阿諸地。與諸亡命相往來。呼吸自由之空氣。貴族之習性一變。

### 第二節 瑪志尼創立少年意大利一及上書撒的尼亞王

初意大利當十八世紀以前。已有哲學家文學家。但丁。麥耶俾爾。荷士哥。等。微言永歎。大聲疾呼。以革新匡復之義。導其國民。風流漸播。於是有一加波拿里。一黨。之設。加波拿里者。燒炭之義。實秘密革命之盟社也。當十八百二十年。事機迫於一髮。乃在意大利中央之尼布士及帕特門倫巴的諸地。同時爆發。時瑪志尼十五歲。加里波的十三歲。加富爾十歲。然事竟不成。首事者或死鋒鏑。或死圍圍。其餘以嫌疑流竄。治那阿者。不可勝數。治那阿即瑪志尼之故鄉也。在意大利西南。為地中海濱一絕港。政府以此竄謫志士。竄者既多。而治那阿遂成為自由主義之中心點。瑪志尼所遇之巨人。即一千八百二十年後中一無名之英雄也。

先是瑪志尼以愛國熱血之所湧。思有所憑藉。乃投入加波拿里黨。既而察其內情。以為此黨之人。血氣有餘。而道心不足。當其滂血淋漓。指天誓曰。雖凜凜然若薄雲霄。而貫金石。一遇挫折。茶然餒然。前此之壯懷盛氣。銷磨盡矣。瑪志尼以為欲成大事者。不可不先置成敗利鈍於度外。今日不成。期以明日。今年不成。期以來年。如是乃至十年二十年百年數百年。所不辭也。及身不成。期之於子。子猶不成。期之於孫。如是乃至曾孫玄孫來孫。所不辭也。吾力不成。期諸吾友。吾友不成。期諸吾友之友。乃至吾黨不成。期諸他黨。所不辭也。惟求行吾志。貫徹吾主義而已。瑪志尼以為非有此等氣魄。此等識想者。不足以言革命。不足以言天下事。而欲養成此氣魄。此識想。不可不推本於學力。不可不推本於道德。瑪志尼深察加波拿里黨之不足。語於此也。於是脫離之。自組織一黨。名曰「少年意大利」Young Italy。十八百三十年。法國第二革命起。時瑪志尼二十五歲。加里波的二十三歲。加富爾二十歲也。風潮所簸。影響瀰及。加波拿里一黨。復揚其餘燼。蜂起於各郡。奧國移兵勒洗。瞬息戡定。而瑪志尼為偵吏所賣。逮繫獄中者六月。僅減死一等。見放於意大利境外。十八百三十一年。撒的尼亞前王死。其從弟查理士阿爾拔 Charles Albert 嗣立。阿爾拔者。號稱近世最英仁之主。夙懷恢復意大利之志。而曾加盟於加波拿里黨之人也。時瑪志尼越在法國。聞之大喜。乃上書於阿爾拔曰。

某死罪。上書於所愛之撒的尼亞王阿爾拔殿下。越在海外。逃聞我王繼體主社稷。誠歡誠忭。雖然王其念之。王欲為新意大利最初之一大偉人。惟今日欲為舊意大利最後之一民賊。亦惟今日我意大

利人民。其非可以姑息敷衍。因循以鎮撫之也。非一日矣。彼等於數百年來。求而不得之民權。今也認之已真。望之已渴。彼等愛法律。愛自由。愛獨立。愛統一。然而上被裁斷。外被阻絕。中被壓抑。跼天踏地。無所告訴。今也國不知何在。家不知何附。身不知何存。外人之游其國者。字之曰奴隸之國。接其人者。謚之曰已死之人。彼等有血氣。有鬚眉。習聞此言。寘為木石。彼等吞聲忍恨。欲奴隸之厄者已數十世。自今以往。誓以此身與此厄俱碎矣。王乎王乎。今意大利之國民。無不額手延頸。企踵傾耳。拭目以待。命於殿下者。願買絲為殿下繡作「自由獨立統一」三字於旗上。願殿下自進而立於國民之馬首。為民權之倡導者。保護者。為全意大利之建設者。革新者。舉數千萬之同胞。出之於野蠻外族之手。而還我太平。王如有意乎。吾儕不才。願捧其身命。以待王之驅策。集意大利散漫之諸州。而致諸王之麾下。以舌以劍。而為王服犬馬奔走之役。民困不可久也。時會不可失也。惟大王圖之。

阿爾拔固素知瑪志尼者。良敬其為人。雖然。自以羽毛未豐。不可高飛。深慮瑪志尼之輕率。以害大局也。又不欲自居嫌疑之地也。得其手書。曾不致答。反下嚴命曰。瑪志尼若越境復入於意大利。則直捕縛之。雖然一人之王。充耳其如。數百萬人之國民。傾耳其如。雷此命。一下舉國失望。相率而入於「少年意大利」者。以數千百計。瑪志尼益為愛國志士之中心點矣。

「少年意大利」之所以異於「加波拿里」者何也。彼蓋消極主義。而此則積極主義也。彼等惡官吏。惡虐政。誓與當時之小政府不兩立。雖然。彼等有破壞而無建設者也。瑪志尼不憚破壞。然以為破壞也者。為建設而破壞。非為破壞而破壞。使為破壞而破壞。則何取乎破壞。且亦將並破壞之業而不能就也。少

年意大利之目的實在於是。此亦可見我絕代佳人瑪志尼者。非可與彼蠻志橫暴之無政府主義同類而並觀矣。瑪志尼嘗言。

革命者國民之天職也。是根於一為國民 For people 由國民 By people 之兩大義而來者也。按西哲言

二名言最簡而最精曰 For people 曰 By people 第一義謂國者人民之國也。第二義謂國政者為人民而立者也。第三義當由民自處置也。政治之精理此三義盡之。若君主專制政體無施於民。施善政於民皆不過 For people 而已。論者不審別其本而欲舉中國舊者所言之仁政。此諸泰西今日之政治。夫之遠矣。文法之有關於學理也如此。吾向謂中國文治簡於歐。以故吾輩舍此之外無學術。舍此之外無宗教。舍此之外無性情。

瑪志尼之所以為瑪志尼。於是乎在矣。雖然。加波拿里黨所以失敗之原因。猶不止此。彼等所最缺者。無協同和衷之運動也。協同和衷者。革命圖成之第一要義也。彼等無一政綱。無一信仰。無一高遠之理想。夫是以協同和衷之實。不可得舉。故瑪志尼欲就此大業。先以教育國民為獨一之義務。而其教育之法。在首與當時腐敗之宗教宣戰。瑪志尼又言曰。

今日之大問題。宗教的問題也。彼持唯物論者。謂費許之辛苦周折。以求新建一國。毋寧仍其舊而改革之。苟能維新便民。雖分裂何害。雖服屬何害。為此論者。是對於宗教上而放棄其高尚之天職者也。其能撫我者。無論如何之政府。甘服從之。其能應援我者。無論如何之方法。皆盡諾之。其可以救目前片刻之苦痛者。無論如何之約束。皆歡迎之。是非人之所以為人之道也。是故當知欲獲勝者。只有一途。曰舍身而已。曰舍目前之樂利。舍物質上之樂利而已。是所謂瑪志尼唯心論之宗教也。是瑪志尼教育之精神也。其純潔之理想。瑩於冰雪。其精一之情感。高

於雲霄。瑪志尼宜徒豪傑。實聖賢也。彼於是據其所信以定此會之綱領曰。

一少年意大利者。意大利人中之信進步義務兩公例。而確認我意大利為有天賦一國民的資格之諸同志。所給合而成者也。入此會者。以再建一自由平等獨立自主之意大利為目的。凡在此目的外之思想動作。悉犧牲之。以茲決心。組織茲會。

而其所以達此目的之方法。則曰。教育與暴動同時並行。

以此二事團為一體。可謂奇事。奇文。雖然。有深識者。尚思其故。不禁為之拍案三歎。

舉世仇公敵之奧大利。而擯諸境外。以收回自主之權。此其第一着手也。彼非不哀腥風血雨戰爭之慘。然以為是固終不可得避。既爾。則其破裂早一日。得一日之利也。雖然。用外交政略。而借他國之政府為應援。是瑪志尼所不許也。其言曰。

聯絡主義者。發於倚賴之劣根性。而使意大利喪其資格於世界者也。

瑪志尼之徒。以此等主義。播之人民。疾而呼之。強而聒之。如牧師神父之傳教者然。雖然。彼等非欲以力強移人民之意志者也。一旦國民統一之業若成。則應建何種類之政府。一任國民之自擇。此瑪志尼黨之所志也。其會中綱領又云。

我黨對於國民投票所立之政府。無論其形式若何。皆甘膜拜於其前。而不辭。蓋服從公意者。實箇人應守之義務也。

以上所引雖東隣西爪語焉不詳亦可以略窺少年意大利之綱領旨趣而其苦心經營之人之學識才略亦從可察矣更約言之則少年意大利之目的在救濟意大利而統一之於共和政府之下也其方法則教育與暴動也其標語則神與人民也其旗幟則一面書獨立統一字樣一面書自由平等人情字樣也

黨體既立應者如響自學生而學生自青年而青年其結合之連力幾為前古所未曾有時加里波的方法夙夜皇皇所在募同志偶遇此少年意大利黨員之一人乃始知世有所謂瑪志尼者其所志所事正與已同大喜遂投身入會加富爾當時未知有加里波的也顧頗聞瑪志尼欲會見之而未得其機

### 第三節 加富爾之躬耕

其時之加富爾則何如法國第二革命之起瑪加二賢固奮袂扼腕亟欲一雪而加富爾亦少年氣盛不能自制嘗於廣座之中痛罵撒的尼亞政府之因循謂意大利人竟無一箇男兒者政府聞之直命陸軍省禁彼不許住居治那阿焦靈兩地遂謫於僻邑為巴特城之士木監管居一年怏怏不樂遂挂冠去請者試掩卷一思加富爾去將何適意者其不投革命軍則入政黨已耳而加富爾會心獨往之處有非尋常入所能擬議者噫嘻當桓靈失綱四海鼎沸羣雄折臂接臂之際絕代偉人諸葛亮乃躬耕於南陽當法國革命全歐如麻豪傑蓬起水湧之時而絕代偉人加富爾乃學圃於黎里古之欲就大業者必有所養嗚呼其亦可以師矣

蓋加里波的軍人之資也其意以為彼哥索加<sub>拿破崙之產地也</sub>之英雄當法國危急存亡之秋能以一呼披靡天下

內平內亂外敵俄普奧三大敵無他能用其國民使懷必死之志以報國則嚮之農市民皆可忽變為精銳無敵之練卒彼何人哉我何人哉我意大利今雖積弱矣然國民憤悶勃鬱之氣既將熟而可用吾將率之以追我祖般比之偉績復我史羅馬之光榮制梃以撻奧法吾信其非難矣此則加里波的之志也瑪志尼異是瑪志尼學者也理想家也以為一欲行革命則不可不播革命之種子欲求文明則不可不築文明之土臺故當推本於國民精神養其不折不屈之心鼓其死而後已之元氣此則瑪志尼之志也若加富爾則又與二豪異其撰彼以為一今日者外交時代也以氣蓋一世之拿破崙不免為聖氣連拿<sub>拿破崙死之地也</sub>孤島之鬼豈有他哉為其敵天下而已夫吾恃吾力而不倚助於人固正氣所當爾固人道所當爾雖然此道此氣豈不在我居今日之天下而惟侈言不顧成敗不恤利鈍陳義非不甚高然業也者期成者也期成之業豈惟恃道蓋術亦有不可不用者矣故夫一加波拿里一者烏合之眾無謀之師不足云矣即彼少年意大利一亦恐至誠有餘而智力不足以濟吾思之吾重思之今日意大利列國中如昔昔里如尼波士如羅馬如達士加尼如倫巴的皆不足憑藉以成大業其可以有為者惟我宗那撒的尼亞耳雖其地狹眾寡不足為輕重於歐洲若夫善用之豈不在人撒的尼亞實我一生之舞臺也此加富爾之志也

加富爾之所志者既在此不在彼其所以利用此舞臺之術則如何彼自以身列貴族一躍而為宰相殆非難事今以嫌疑被誦若不自戢待逸此機毋置自隱焉以為他日之地當其翩然歸耕也其友有貽書示之者惜其以有為之身受嫉當途老於山野加富爾戲答之曰一事未可知天若假公以年他看他日

加富爾為全意大利宰相之時矣。一嗜偉人之自負自信。有如此者。加富爾之隱於農。非徒隱也。而直農也。彼蓋搏虎搏鬼皆用全力之豪傑也。彼始事於黎里。延及鄰近諸地。自農事之改良。道路之興作。灌溉之新案。水車之製造。無不孳孳汲汲。以身任之。其時輪船之製新發明。乃首採用之。以運輸於麥阿里之湖。一切地方上民事。皆預預之。獎厲之。遂於彼特門興一最大之農會。創建德靈銀行。日夕盡瘁。未嘗寧居。蓋加富爾之遠識。早有見於歐洲社會。必有一番大變革。而殖產興業。實為之原。故先導其民。使習於此。彼其後此當國之際。所以能舉而措之。若烹小鮮者。蓋其養之於前者豫矣。

不甯惟是。彼又乘此空隙。徧游英法諸國。蓋彼既以未來之宰相自命。則其於各國政治之實況。審之不可以不熟也。其至英也。與哥布頓 Cobden 最親。其至法也。與基率特 Guizot 最善。哥布頓自由之思想。與基率特保守自負之精神。彼皆能融納之。又屢往就英國國會之傍聽席。飲聞當時大政治家格蘭斯頓比康斯佛等之舌戰。大有所感動。自是心醉英國政治。而尤歆其自由勢力之旺盛。見夫選舉法改正案。信教自由案。全廢奴隸案。等之戰次劇戰。而卒歸勝利。雖以惠靈吞之英名。猶不能壓當時之民氣。則拍案快呼曰。一有是哉。有是哉。我意大利國民之精神。其亦不可不以此為鵠矣。我輩今猶然奴也。今猶然縛也。一自是以往。加富爾以崇拜英風聞於天下。雖然。彼無所雌黃焉。無所躐進焉。屹屹焉更研英文治學。詳察英國政治宗教育農工商各事業。以備將來經國之用。蓋加富爾以農以游自隱者。凡十有六年。十六年之星霜。不可謂不久。此十六年內意大利之事變。不可謂不多。雖然。彼遂不厭彼。遂不動。蓋

其胸中早有所自主。而定識定力。非外界所能奪也。加富爾最富於忍耐力之偉人也。翻觀此十六年中。瑪志尼加里波之二豪。則何如。

#### 第四節 瑪志尼加里波之亡命

瑪志尼之見放也。適於法國之麻士天市。自創一報館。即以其黨名之曰「少年意大利」。以其高尚純潔之理想。博通宏贍之學識。縱橫透闢之文詞。灑熱血於筆端。伸大義於天壤。舉國志士。應之者雲起水湧。時加里波的一方為一船長。航行於君士但丁奴不。其舟中與一仙士門派仙士門者法國一哲學家。其大之法國人相親。慷慨婉言。論風生。乃始知其祖國有所謂瑪志尼其人者。尋讀其一字一淚之檄文。一棒一唱之報紙。則大感動。乃決棄去船長之業。訪瑪志尼於麻士天。以謀大計。當二人之相見也。所語者不過「少年意大利」之來歷及其目的。泛泛問答一夕話耳。及其相別也。瑪志尼語人曰。吾見加里波的。吾之負擔輕減其半。加里波的語人曰。一吾見瑪志尼。其愉快有視哥倫支斯。斯得阿美利加時尤甚者。一自是以往。兩雄握手。而半島之風雲捲地來矣。

瑪志尼見阿爾拔阿爾拔之尼之不足與謀也。乃與加里波的及各同志定策。欲乘大祭之夜起事。倒撒的尼亞政府。遂其王而絕奧國之羈絆。不幸事洩。黨人或捕縛。或遁走。加里波的聞變。急遁入一賣餅家。求潛匿。餅師之女憐之。給以襪褲。俾易服宵遁。間關十日。乃達家鄉。一訣慈親。再思行。忽為法國緹騎所獲。伺夜深人靜。潛從丈五高樓跳下。藏於山深。密處斷食者兩日。乃達麻士天。偶檢新報一讀。則已之姓名。已受死刑宣告矣。然猶與諸同志。尋消息。企圖再舉。志不少衰。時一千八百三十二年。瑪志尼廿七歲。

加里波，廿五歲而加富爾廿三歲也。

雖然以當時虎狼虺蜴之歐洲列國萬方一概吾道將窮。天地雖大。何處可容意大利革命英雄側身之所乎。千八百三十三年八月。法國以撒的尼亞政府之要求。驅瑪志尼出境。乃潛竄於瑞士。自茲以往。殆如囚虜者凡十餘年。避探偵避。錮屨屏居於斗室暗澹之中。一燈淒涼之下。日夜慷慨淋漓。伸紙吮筆。然胸臆中炎熒千丈之活火。著書草論。指天畫地。策方略。敬諸各地。以指揮其同志。嘻。瑪志尼雖壯快真率。光明磊落之一男子乎。至其深謀遠慮。洞察情偽。免起龍落。熟精夫神祕隱密之革命家。不二法門。往古來今。未見有其比也。其所著書。至今凡有志於政治上秘密結社者。奉為枕中鴻秘。得其術以達所志者。不知凡幾矣。千八百三十六年。復不為瑞士政府所容。坎輒流浪。僅得託足於從來不逐國事犯人之英國。自千八百三十七年以後。定居馬。英國者。實瑪志尼第二之故鄉也。去國益以遠。來日益以難。戰一國之大敵。未已。而一身之小敵。且紛至沓來。戰疾。戰飢。寒。三旬九食。十月單衣。典時表。典外套。典長靴。猶不足以自給。最後乃得一報館。賣文為活。然猶日日奔走呼號。和血和淚。以從事於著述。遂更組織一新黨。名曰少年歐羅巴。一外之以通他石之情。內之以繫同胞之望。如是者又十年。蓋此十年中。而其所謂教育國民之主旨。乃始磅礴圓滿。而此後如茶如錦之意。意大利根抵乃始立矣。瑪志尼既久於英國。與名相格蘭斯頓交甚契。常訴以意大利人民壓制之苦。及已之所抱負。其賣文於報館也。常發明意大利之國情。及歐洲列國所以待意大利之道。英人聽之。大有所感動。此後加富爾一統政策。大得格蘭斯頓之贊助。以底於成。亦不可謂非瑪志尼十年流落之遺賜也。

第五節 南美洲之加里波的

加里波的既不見容於法國。茫茫全歐。託身無所。乃飄然倚劍。遠適於南亞美利加。自茲以往。不踏歐洲塵土者十四年。此十四年中。又加將軍一天然之學校。而為將來回天事業之練習場也。不可以不記。一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舉似世間人。誰有不平事。千古之大俠。往往被髮以救鄰門。拔劍以助路人。蓋其至誠熱血。磅礴鬱積於腔子裏。一觸即發。非有所為而為之。蓋非是則無以為歡也。以龍拏虎擲之加里波的一旦投開置散於故鄉萬里之外。攢鏡華髮。據鞍解肉。蹉蛇歲月。何以為情。彼蒼蒼者深憐夫。開殺英雄也。無端而生。出里阿格。蘭共和國。倡獨立。與巴西帝國開戰之役。任俠尚氣之加將軍。既同病以相憐。復見獵而心喜。彼以舟人之子。十餘年生長於海上。使船如馬。夙其長技。乃率十二人。駕輕舟擊巴西一軍艦。奪而據之。為獨立軍。應援屢戰屢捷。此十二人者。皆意大利亡命志士。而與加將軍同生死共患難者也。日者碇泊於某河口。翌朝深霧障天。咫尺不辨。忽有二敵艦駛至。其側聲稱速降。隨放巨砲轟擊。此十二人中。有名菲阿命者。然砲應敵。百發百中。敵兵入海者無算。俄而為飛丸中額仆地。加將軍前往救之。亦中丸而仆。艦中士官。展輪急遁。船如斷梗。漂流海上。地理不明。針路不悉。當此之時。加里波的之不死。其間不能容髮。而非阿命竟齎志而長逝矣。一士官開海圖示加將軍。乞其指揮。將軍手不能動。口不能言。惟濺一滴淚於圖中。奈得菲之點。士官等悟其意。向此港進行。凡漂泊十九日。乃達嘉爾加港。就瘞養焉。被他日嘗語友人曰。吾不惜死。但吾欲塗肝腦於本國之土地。不甘如菲阿命之葬水中也。哀哉斯言。



天為意大利生偉人。豈其當意大利未建國而奪之。加將軍留爾嘉加港者六月。醫瘡奏效。漸歸平復。雖然嘉爾伽者。敵地也。自顧此身已等囚虜。且船被沒入官。同志悉皆就縛。而眇躬亦旦夕不可測。日者乃鞭悍馬思急。適入一森林。人馬俱疲。藉草稍憩。而追謀忽至。卒被擒捕。咸以土囊縛諸馬上。渡數十里。沼澤復為階。下囚於嘉爾伽長官之前。嚴鞠拷掠。首縛兩手。而懸諸梁上者。凡兩點鐘。氣息垂絕。四肢冰冷。而始終不屈。時以滅血之眼。一睨堂皇上人。卒科以強盜殺人之罪。投之狂狴。閱兩月。復逃獄歸。於里阿格倫。再抗巴西軍。所向有功。雖然。至是而加里波的瀕於九死者。既三回矣。歷觀古今中外正史小說所紀載英雄患難之事。驚心動魄者。不一而足。未有自入患難。自出患難。一而再。再而三。如加將軍者。將軍殆以患難為兒戲也。

加將軍者。又多情之豪傑也。兩年前。曾在烏嘉伊國之彭巴士曠野。失途踟躕。忽遇一佳人。止而鵲之。為奏希臘前哲荷馬之古歌。將軍有所感想。未嘗去懷。今以機緣。遂為伉儷。即絕世之豪傑馬尼他。夫。人而此。後加將軍用兵。故國時出入於萬死一生。中以佐汗馬之勞者也。天涯落魄。遇青眼於紅顏。造物有情。調冬心以春氣。嗚呼。英雄之感。慨何如哉。

其後里阿格倫共和國。遂不可為。未幾復有烏嘉伊政府與愛黎士開戰之事。加里波的復助之。以桑安尼阿一戰。獲全捷。凱旋於門德維拉府。府民歡迎。舉國如狂。顧將軍不伐其功。退然屏居。仍為一亡命孤客之情狀也。日者法國水師提督。慕其高義。造門求謁。則數椽敗屋。不堪風雨。時日嚮夕矣。而燭不舉。提督異而問焉。將軍徐答曰。僕與共和政府約。供給日用所需。偶忘蠟燭之費。是以不克舉火。足下辱臨。

將以談心。可不必惟見吾面也。提督肅然。以語軍務。卿乃贈以百金。彼悉分與死事者之遺族。惟留足。以市蠟之資。語夫人曰。備提督再來時之需也。噫。偉人偉人。雲中鶴耶。朝陽鳳耶。雖欲學之。烏從而學之。

蘇子卿之棲海上。胤子已生。陳伯之之望江南。羣鶯撩亂。蓋至是而加將軍之客南美者。忽忽十四年矣。此十四年中。得子女三人。從門的維拉政府乞五畝之田。率妻子躬耕之。如是者有年。然其間常糾集故國志士。以精神上互相操練。又加以里阿格倫烏嘉伊兩度助戰。奔突飄忽於銅圍鐵馬之中。為意大利國民一天然之陸軍學校。於是加將軍部下已有阿歷山大王所謂母軍隊者二百人矣。至是為一千八百四十七年。而意大利之形勢一變。

第六節 革命前之形勢

當時意大利愛國志士中。凡分三派。其一則瑪志尼派。加里波的稱志尼黨人也專欲以共和理想組織新國家者也。其一則加富爾派。欲憑藉撒的尼亞國以行其志者也。此外復有一派。名曰尼阿奇布黨。欲戴羅馬教皇以聯合全意者也。三派者。其愛國之熱誠也同。其以意大利民族之一統獨立為目的也同。但其政見異。則其手段自不得不異。其手段異。則其黨勢自不得不異。而此三者孰為謬。見孰為遠。讓。在當時蓋猶一未定之問題也。

於是千八百四十六年。而意大利之中央。有雄雞一聲。天下白之機。時則羅馬教皇皮阿士第九新即位。皮阿士者。野心家也。竊睨天下之風雲。欲利用之以恢復百餘年前教皇赫赫之權力。乃以甘言結民望。

改政體。頒憲法。開議會。聲稱與民同治。皮阿士之言。非真言也。雖然。以當時久困地獄。渴望天日之意。大利人。驟聞此語。殆如涸鮒得水。籠鳥脫樊。且且躍且汗且喘。奔走相慶。相告語。時適有與奧大利議界約之事。皮阿士力爭不屈。於是人望益高。教皇萬歲。意大利萬歲之聲。忽徧全國。瑪志尼固不喜撒的尼亞王不喜教皇也。雖然。其愛祖國救同胞之熱心。瞬息不能自制。於是裁一書於教皇。告以責任之重大。勉其行誼之初終。而加里波的亦自南美移書曰。一教皇陛下。竊聞陛下欲為意大利三千萬同胞請命。某等十餘年懷抱不得達之志。將惟陛下是賴。某不才願以一軍艦相從。以効犬馬。惟垂採焉。加里波的既發書。乃率同志束裝以待命。而復書竟杳然。

尼阿奇布黨。於是大喜過望。其熱心恰如水蒸氣。沸度益加。點點迸散於全土。如達士卡尼王。如撒的尼亞王。皆於行政上大有所改革。除尼布士王弗得南之外。全意暴君之跡。殆將掃絕。夫改革善舉也。然改革以虛不以實。以偏不全。則往往為革命之媒。歷史上之慣例然矣。意大利自經瑪志尼十數年大聲疾呼熱心訓練。以後其國民之理想之氣力。已非復前此之薄弱腐敗。日復一日。旬復一旬。激昂之度。愈高愈烈。日復一日。旬復一旬。意大利全國人。無貴無賤。無貧無富。無老無幼。皆懷抱本族獨立統一之決心。愈固愈劇。其秣馬蓐食。為政治上秘密之運動者。比比皆是。於志。挪亞。有學術會議。於卡薩爾。有農業會議。實則皆政談會也。意大利之動機。殆如在弦之箭。持滿而待發。如陵之爆。迸星而欲轟。其時之加富爾。則何如彼之隱於農。既十餘年。迨皮阿士既設立憲政。人心大震。彼曠時機之將熟也。乃蹶然以起。與二三同志設一大報館。而其綱領旨趣有四。一立憲。二進步。三意大利之獨立。四

列邦之連合。是也。瑪志尼倡一統。而加富爾倡連合。此其故有不可不深長思者。蓋瑪志尼王共和政體。故欲於獨立之後。代表國民多數之意見。置大統領。以行主權。其言一統宜也。然加富爾笑之。以為是能言而不能行。苟實行之。則已毀我撒的尼亞國。夫撒的尼亞者。今日意大利獨一無二之憑藉也。一旦而毀之。是歐友助以餒敵也。加富爾非不渴望統一。然必代以連合字樣者。以為既倡統一。不可無統一之人。其具此資格者。舍吾撒王莫屬也。雖然。今日而昌言以撒的尼亞併吞列國。吾和之。故毋寧運智馬以連合之。此加富爾之懷抱也。加富爾既不肯棄所憑藉。以從瑪志尼。瑪志尼亦不肯任其所信。以從加富爾。於是兩雄不得不立於相敵之地位。以終始。嗚呼。志士多苦心。豈不然哉。豈不然哉。加富爾既定此目的。不復旁騖他事。惟以撒的尼亞之改革為急務。其改革奈何。首頒憲法。開國會。上下和衷。以喚起國民一致之精神。於是國論漸動。撒王阿爾拔。傾心其說。卒以千八百四十七年召集國會。加富爾自故鄉焦靈。選出為議員。是即皮阿士布憲於羅馬。而加里波的自南美發軔之時也。於是撒的尼亞復有一偉人。曰達志格。里阿者。與加富爾同為撒邦貴族。同倡自立立憲主義。方游歷全意各地。糾集同志。親時勢之日煎迫也。乃急歸而說其王阿爾拔曰。語有之。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鐵基。不如待時。意大利統一之業。殆不可以已。我王其無意乎。今皮阿士倡自由民。應如響矣。臣願聞我王意嚮之所存。王若有定天下之志。臣等請當之。一阿爾拔頷微頷而不應。達氏厲聲曰。一王無言乎。何以謝天下。一阿爾拔環顧左右。以顛聲而答曰。一予懷此久矣。顧不敢言。時乎若來。則吾雖犧牲我王冠。我生命我子孫。亦所不辭。一阿爾拔非豪胆不屈之人也。然其所志實在於是。君子嘉之。

第七節 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

噫矣。眼跳矣。燈花矣。烏鵲噪矣。蟄雷鳴矣。風滿樓矣。濤湧堤矣。積維也。納會議以來三十年之奇怨殊毒。乃孕成歐洲十九世紀第一大紀念之歲實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於是法都巴黎之二月革命起。阿良朝王統一旦轟斃。路易拿破倫被舉為大統領。而第二次之共和國出現。奧匈各國民黨所在蠢起。於是四十年來控縱全歐。氣燄赫赫。炙手可熱。飛鳥不落之梅特涅。其潭潭府第。付咸陽之一炬。其融融妻孥。為王孫之乞食。抱頭鼠竄。子身夜遁於英國。其前此所以炮烙百千萬之志士者。今乃請君入彀。繩還自繩。至是而意大利人立憲平和之思想。忽飛向九霄雲外。革命運動。自村而村。自落而落。自市而市。自州而州。自國而國。斬木之旗。揭竿之兵。騷然矣。

衝陳吳之鋒者。為倫巴的人。倫巴的者。位意大利之東北。而與奧相接壤者也。次之為普昔里人。拔劍以環王宮。頑固強強之弗得南。遂不得不頒憲法以救眉睫。米亞藍俾尼士諸地。相率屏逐梅特涅之傀儡。創建共和國。撒的尼亞王阿爾拔。自起為國民軍之首領。達士卡尼大公爵。亦加入國民運動。北方諸州。同時應援。齊集於阿爾拔麾下。推為盟主。以與數百年之公敵相周旋。新意大利之幻影。忽有從大白地湧起之觀。

阿爾拔乃變其徽的尼亞旗為赤青白三色之意大利國旗。擁五萬之練軍。堂堂凜凜。以向於倫巴的。惜哉。阿爾拔猶非其人。志氣有餘。而才略不足以濟之。一旦與敵之老將拉狄奇相遇。屢戰屢北。最後挪巴倫一役。遂一蹶不可復振。卒以千八百四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之夜半。於血雨前舖之裏。與軍士訣絕。

自遜絕域以解奧軍之怒。願命達志格羅阿。使輔幼主。繼遺志。即後此意大利統一。共主留光芒萬丈於歷史上之英。瑪努埃皇帝是也。哀哀白帝。啼鴉血以誰聞。沈沈鼎湖。攀龍髯其美。及痛哉。彼舍身救民之阿爾拔。讓位四月後。遂以心臟破裂。齋終天之恨。以赴泉臺。而革命之大業。復一頓挫。

第八節 羅馬共和國之建設及其滅亡

其時之瑪志尼加里波。的何在。加里波的上書教皇後。未幾即發軔於南美。一心為皮阿士之後援。何圖抵支布。拉達海峽。忽遇撒的尼亞之商船。懸三色旗。掠我舟。而西且喜且駭。尋其所由。乃知撒王阿爾拔起義之事。此壯快颯爽之將軍。距離三百曲踊三百。直馳入撒的尼亞。求隸王麾下。以備驅策。惜哉。此心長才短之王。憚之怖之。而不能容。曰。彼乃南美洲一海賊。烏可以共事。加將軍大憤。然無如何。乃改赴米亞藍。市民耳其名。竭誠歡迎。四方義勇之士。走集麾下。不旬日而得首領五十人。士卒三萬。方飛翔於米亞藍境內。厚集其力。而撒王敗報。已日有所聞。和議殆將就緒。加里波的憤極。乃率所屬。以向羅馬。而久旅英國之瑪志尼。當皮阿士宣誓之時。已與加里波的來往通問。有所密議。乃法國革命起。直飛渡海。入巴黎。一察形勢。遂歸故鄉。初至撒的尼亞。察阿爾拔達志格羅阿加富爾之徒。非可與。已共事者。亦迴馬首。以入羅馬。

羅馬之教皇皮阿士。倡自由。倡獨立。口血未乾。一旦事變起。忽雌伏蠅縮。手足無所容。狐疑三思之後。卒宣言不加入國民運動。以媚奧大利。同時又舉自由派之首領塔志伯。使行新政。以媚國民。未幾塔志伯遇刺卒。皮阿士怖。不知所為。乃身潛遁。作寓公於尼布士。於是羅馬混亂已極。陷於無政府之狀。瑪

志尼加里波的路，既入羅馬，運動不一月，而新羅馬共和國成立。以千八百四十九年二月九日，結集國會，宣告獨立。嗚呼！距今十七年前，兩雄初相見於麻天士之時，皆翩翩絕世之一少年也。歲月如馳，人天揮手，離多會少，有影無形。今日合併，則已同在中年。雙鬢斑斑，垂二毛矣。乃始相與酒一掬，英雄淚於生平所愛所戀所敬所夢之古羅馬會堂。彼時二豪之心事，其悲喜當何如哉。

於是瑪志尼被舉為共和國臨時大統領，執牛耳以指揮國會。加里波的發境內之壯丁，得常備軍一萬五千人，日夜訓練，以為國防。瑪志尼之意，以為法蘭西今新政為共和政體，聞我之獨立也，必喜而相助，即不相助，亦當中立，而不我干涉。何圖彼反覆怯懦之教皇皮阿士，夫地以後，憤憤不自戢，思藉外國之力，以復其位。卒搖尾以乞於法國。法大總統拿破侖第三，正野心勃勃，欲樹威域外，以固其位。攫此機會，以買本國教徒及軍隊之歡心，乃驛遣三萬五千之大軍，臨羅馬城，宣言曰：汝等為不道，逐教皇，奪聖地。吾將問罪焉。法軍初進於羅馬，以加里波的之設伏，及意國大學學生之助戰，大敗之。羅馬獲完者數月，乃五月之杪，法人復以四萬之雄兵，三十六門之大砲來。羅馬新造之邦，固不足以當此大敵。加里波的率部下奮戰十餘日，驍勇將裨死者十八人。卒以六月二十九日，會敵之大龔擊，為最後之決戰。加將軍萬死不顧一生，揮及叱咤，突入敵營，師子奮迅，斃敵無算。瑪志尼知非僅恃一將之勇，可以濟事也。又恐遂喪加里波的也，乃以急使銜國會之命，召還之，以議善後。加里波的人議場，鮮血淋漓，胄鎧全赤，既折既缺之刀，插半鞘而未入。乃拍案厲聲曰：「今日舍遷都他處，別圖恢復之外，更無他圖。」雖然，大聲不入里耳。除瑪志尼外，無一人替成之者。此新羅馬國會上，蠕蠕然百五十顆之頭，顛惟以乞降免難為獨

一無二之善後策。而所謂達官顯吏，已紛紛挈其琴以遁於城外。加里波的情鬱，不能自制，復提孤軍，斃敵卻之於第二戰鬥線。以外暮然回首，則一片慘白之降旗，已懸於桑安啟羅城上。夕陽西沒，萬種蒼涼。瑪志尼知事不可為，復亡命於第二故鄉之英國。加里波的以七月二日之夕，召集其兵士，告以「士可殺不可辱，與其投兵器以蝟伏腐敗教會所詭說之敵軍之膝下，毋寧逃於山野，以圖捲土重來。」且演說於軍前曰：

吾不揣不肖，願與諸君更造一新戰場。有欲從我游者乎？所至之與我國民，必以肝膽相援引。吾所敢斷言也。雖然，予有要求於諸君者一事，則如焚如沸如裂之愛國精神是也。吾不能予諸君以俸廉，吾不能予諸君以休息。若夫軍食，則所至之地，可取者取之，能耐此苦冒此險者，吾良友也。吾骨肉也。若其不能，毋寧勿行。今日一出國門，非至攘斥法軍，使不留隻影於羅馬之日，則誓不歸來。嗚呼！我輩之好身手，既已徧染法人之血的，其紅猗。今請更與諸君哭入奧陳，啜數百年公敵之血，術術其醉。倚此一段演說，言言激越，字字光芒。聞者悲已而怒，怒已而奮，奮已而哭，哭已而歌。瞬息之間，步騎應募而集者五千人，皆以熱愛之誠心，仰首視天，高呼加里波的將軍之名，祈上帝之眷，彼且相隨，設誓從將軍以終始。於是此有名譽的敗軍之將，於蕭蕭落日之裏，率五十健兒，肅肅以行。

加將軍之將去羅馬也，美國公使奇耶士往訪之，且告曰：事已至此，足下若不棄，請艤船以向我國。僕必為足下効保護之勞。將軍曰：羅馬雖屬落城大事，今日未了，舍不能舍吾同患難共生死之部下。吾且將有所為，遂謝之。加將軍之夫人，絕世之豪傑也。將軍向在美洲，所有戰役，夫人無不相從。營羅馬國

國難之起。夫人有身。既八月矣。猶汲汲盡瘁於運械轉餉之事。將軍以其病也。憐之。尼之夫人曰。一國也。者。妾與君共之者也。君獨為君子。忍置妾耶。一卒不聽。至是亦束男裝。編入五千健兒隊中。從將軍。雖然。意大利劫運未盡。加將軍之前途。日益慘淡。事與心違。初被追於法軍。次被迫於奧軍。越亞片尼山而西。去死不能容髮。部下曰。被衝散。不數日而僅餘千五百人。不數日而僅餘二百人。及乘漁船以渡維尼士河之際。其百五十人又為奧軍所截留。八月三日。僅得達佐奇耶海岸。而相隨伴者。惟夫人及少數之親友而已。可憐此絕世女豪傑。以臨終久病之身。仗劍從軍。出入於九死一生之裏。至是為追兵所襲。困頓幾不得步。倚所天之肩。逃至一小森林。忽分一死兒。暈絕。一小時頃。僅聞猩紅之淚眼。啟蠟黃之笑臉。撫將軍之手。道一聲。為國珍重。而長瞑。嗚呼。英雄英雄。臨十萬大敵。而英雄之心緒。曾無撩亂。經終日拷訊。而英雄之壯淚。曾無點滴。至是亦不得不腸百結。而淚如傾矣。

第九節 革命後之形勢

短命之羅馬共和國。既已殤逝。自其表面視之。則千八百四十九年以後之意大利。無異千八百十五年以來之意大利。雖然。其然豈其然哉。凡國之存亡。在其精神。非在其形質也。苟無精神。則雖以今日擁二萬萬里地。廣四萬萬餘人之中國。不得不謂之亡。苟有精神。則雖以當時分裂仍舊。壓制仍舊之意大利。

不得不謂之存。蓋意大利之建國。非自一千八百七十一年羅馬定都時始。實自一千八百四十九年羅馬陷落時始也。又非自千八百四十九年羅馬陷落時始。實自千八百二十年。少年意大利一創立時始也。雖然。自此役以後。而意大利人所新經驗有得者兩事。一曰知自由統一之業。非終不可成就。二曰知撒的尼亞王室之可信。用可依賴是也。

自是瑪志尼之事業已終。而加富爾之事業方始。吐我絕代佳人。瑪志尼。其遂終焉已乎。曰。然也。以精神論。則瑪志尼之事業。無始無終。雖謂其至今存焉。可也。以形質論。則我。意大利建國三傑。傳。自第八節以後。無復有瑪志尼出現之舞臺。故曰。終焉也。瑪志尼所生育之殤子。越二十年而復蘇。雖然。其蘇也。借屍還魂也。非統一而連合也。非共和而立憲也。其成之者。非瑪志尼之黨人。而瑪志尼之政敵也。故曰。終焉也。然則瑪志尼瞑乎。曰。瞑矣。無意大利。則瑪志尼憂。有意大利。則瑪志尼樂。彼心目中。惟有意大利。更無瑪志尼也。曰。意大利既以立憲成。則其性質宜於立憲明矣。而瑪志尼乃倡革命。倡共和。不為無識乎。不為多事乎。曰。惡是何言。無革命之論。則立憲終不可成。通觀今世界之立憲。君主國。何一非生於革命。風潮最高點之時代也。英國憲法。雖稱自然發生。若然非長期國會之革命。則其憲法亦廢棄久矣。且立憲國有兩事。最不可缺。其一。則君主不敢任意蹂躪憲法。其二。則國民知憲法之可寶貴是也。凡已有特權者。誰樂分之。以與人。故民間無革命思想。則君主斷不能以完全之憲法與民。一也。凡得之太易者。則視之不重。視之不重者。則守之不牢。故民間苟非以十血萬淚。易得憲法。則雖君主三揖三讓。以畀之。而亦不能食其利。二也。故無論欲革命者。當言革命。即欲立憲者。固不可不言革命。即已不欲言。亦不可不望有他人為言之。無革命之立憲。則高麗是已。高麗

於光緒廿三年自稱為立憲之國。試問高麗憲政之前途何如矣。故論意大利建國之功首必推瑪志尼。天下之公論也。瑪志尼耕馬加富爾獲焉。試問獲者之功德視耕者何如矣。夫瑪志尼有道之士。非功名之人也。倡

革命不成其究極也。至於人笑我為無識。謂我為多事。罵我為峭忍。輕躁如斯而已。天下事苟有濟成之何必在我。前此無瑪志尼則雖有百加富爾而大功終不可就。後此無加富爾則夫受瑪志尼之感化者豈無患人起以獲其實也。故造意大利者三傑也。而造彼二傑者瑪志尼也。至是而瑪志尼退矣。至是而意大利成矣。

第十節 撒的尼亞新王之賢明及加富爾之入相

革命失敗以後。前此為意大利作傀儡之諸侯王。皆嘔嘔嚙嚙以復其位。政策悲微。與國壓制愈加劇烈。撒的尼亞新王英瑪努埃。既以千八百四十九年五月受禪。時方監國在境內。聞命則痛哭失聲。既而拔劍。與國之空。且指且語曰。今意大利猶不失為一國乎。起舞者三。乃受詔。新王幼不悅學。惟好馳馬。試劍。以勇略聞國中。彼蓋發強剛毅之人。非乃翁所能及也。既受命於挫敗之後。時國論紛紛未決。咸欲收拾餘燼。與奧軍背城借一。王知力之不足。以及此也。又知非大整內治。不足以圖中原也。乃排羣議。與奧媾和。奧將拉狄奇。迫以速廢憲法。議他事。前王以千八百四十七年已布憲法。第王毅然曰。將軍必以此相脅者。余雖拋十百之王冠以爭之。亦所不辭。我父既以是誓於我民。父之誓言。即余之誓言也。將軍必欲戰乎。撒國雖小。余振臂一呼。集我老弱。時我交糧。蜂蟻有毒。將軍敢謂取數百萬撒的尼亞人民如縛雞乎。余以是死。榮莫甚焉。將軍乎。吾家有死王無降王。將軍其圖之。

嗚呼。當大敵壓境。瘡痍滿目之餘。而敢於斷然。將虎鬚奮鷹翼。犧牲一身。以為國民權利之保障。王之為王。可以見矣。至是而全意大利之輿望。盡集於撒的尼亞王之一身。而加富爾漸有英雄用武之地矣。瑪志尼之徒之在撒者。憤前王阿爾拔之一敗而挫。不始終其業也。加以賣國之惡名。謂其子不堪嗣位。乃再起內亂。奪志挪亞而據之。布共和政。瑪志尼實執拗之人也。守其主義。而不拔者也。雖然。天既不欲以共和政定意大利。旋復被撲滅。而瑪志尼此後。遂不得不隱於政界。

英瑪努埃即位。即舉達志格。里阿為首相。達氏方從先王於前敵。負傷未痊。以愛國故。力疾應命。時有以加富爾為言者。王曰。否。否。今猶非其時。蓋以奧難未平也。達氏組織內閣。以桑德羅梭為農商務大臣。桑氏者。加富爾之政友。前此同創報館之人也。千八百五十年。桑氏卒。達氏乃舉加富爾繼其任。然達氏猶以為未足。越二年。卒託病乞骸骨。薦加富爾自代。於是加富爾遂為撒的尼亞宰相。嗚呼。非有賢王。不能庸奇才。非有名相。不能讓賢路。達志格。里阿亦人傑哉。

第十一節 加富爾改革內政

加富爾既相。君臣一心。銳意改革。其改革奈何。加富爾以為欲強國。必先富民。於是(第一)獎勵殖產興業。採自由貿易政策。稅之政策。是彼游歷英國時。受哥布丁。英國名士。主張自由貿易政策。之感化者也。(第二)開通全國鐵路。與英法比利時等國結通商條約。皆其隱於農事十六年中。所布畫者也。雖然。加富爾之大目的。尚不在是。彼之所志。在使撒的尼亞脫外國干涉之羈。為完全一獨立國。彼之所志。在使撒的尼亞連合。全意諸小邦。還我祖國。以齒於歐洲列強之間。於是乎其(第三)著不得不及於擴張軍備。籌

兵必先籌餉也。於是乎其(第四)者不得不議增稅。以蓋爾小國承疲敝之後。增稅實一至難之問題也。當加富爾之初入閣也。國中敵視之者固不少。雖然彼滿腔愛國熱誠。盡碎於面。有以感人於不知不覺之間。使反對者皆表同情。彼終身不娶。而曰意大利吾之愛妻也。彼不治家人生產。而曰意大利吾之家庫也。以此之故。至誠感人。國民咸願犧牲其生命。絞其血汗。一以供相公之布畫。故雖在元氣未蘇。瘡痍滿目之際。而增兵增稅之議案。竟毫無阻撓。以通過於議會。嗚呼。大政治家之可以不結信於民。有如是哉。乃知其所以十六年不飛又不鳴者。正所以為今日一飛冲天一鳴驚人之地也。

其(第五)著之改革。則與民以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出版自由。蠲除一切忌諱。與天下更始。於是眾心悅服。民智大進。雖然其(第六)事。則加富爾內治第一危難之問題。即教民治外法權案是也。歐洲之有羅馬教皇也。其在中古。統一全洲。各國帝王。莫不膜拜肘下。雖自馬丁路得創新教以後。其權力範圍日削。然意大利則教皇之所宅都也。故其威尚赫赫不衰。撒的尼亞人民。非惟受治於國王也。亦且臣隸於教皇。於是所謂教士教民者。有種種特權。橫行國中。莫敢誰何。有犯罪者。政府不得逮捕。而別由教皇治下之法廷裁判之。是十數萬之人民。立於治外法權下也。加富爾以為國民不一致。則內之不能施政務。外之不能振國權。而一國中有二王。權則國民終不能一致。於是毅然提出改革案。剝奪教會之特權。使一切與齊民等。雖然以當時教會之勢力。輔以人民之迷信。異論叢起。加富爾一身陷於四面楚歌之裏。時撒王之於加富爾。猶桓公之於管仲也。雖然王太后后皆迷信最深。強聒王側。且責且勸。太后至迫王以加富爾若終不悛。將干涉王政。為上帝除此魔賊。王純孝之人也。處此左右兩難之間。百計調停。智勇

俱困。為之絕食者累日。而加富爾以國家大局安危所係。前途榮悴所關。反覆譬陳。王意終決。乃毅然曰。奈雖人子乎。猶國王也。國王之義務。余不可以不盡。一遂不退。加富爾而此案卒獲履行。於戲。加富爾雖百折不撓之英雄。然非遇英明果斷之主。如英瑪努埃者。亦安得成功名於後世耶。至是而撒的尼亞之內治。一切就緒。駸駸乎有神驥出櫪。鸞脫繮之志矣。

第十二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一段(格里米亞之役)

加富爾十九世紀歐洲外交家中第一流也。彼自十餘年前。即以慧眼觀察歐洲大局。以為處今日。欲用蓋爾國以奏統一之偉業。其勢不得不藉外交。故當游歷各國時。即隨在留意。有所布畫。至是撒的尼亞百政修明。國步蒸蒸日上。諸國咸以猜忌之眼視之。當時全歐專制之潮。益達高點。普奧等國。不利撒的尼亞之改革也。欲藉端干涉。壓制之。謂撒王曰。「王其三思。民權興則君權亡。猛劇改革。非國之福也。王何不效意大利他國之政策。以坊其民。」王曰。謹謝客。吾行吾意。所欲為。一此實。磊落之答辭也。雖然。又危險之答辭也。如土耳其。如希臘。皆因不受他國之忠告。卒蒙干涉。以生國難。斯不遠之前車也。加富爾其熟計之矣。以為今日自力之微薄也。如此。壓力之強大也。如彼。以圖維持本國之獨立。猶憂其難。况乃進取以圖中原哉。然則欲達此目的。不可不乞援於歐洲一二雄國。而其首注意者。惟英國。英最愛自由之國。而加富爾舊游地也。其士大夫之賢者。多所交識。而瑪志尼。久旅斯土。屢著論。各報中。論意大利國情。英人深同感焉。此可為與國者一。其在法國。路易拿破侖新得政。野心勃勃。隱然欲步哥悉克(拿破侖)地老雄之後塵。加富爾察其必將與奧有隙也。吾其利用之。以復我國仇。達我大業。此可為與國者二。蓋

東連北拒之略。加富爾蘊蓄於躬耕時代者已十餘年。至是遂漸為實施之期。果也。天贊意大利。加富爾入相二年餘。而格羅里米亞戰爭起。先是路易拿破侖既被舉為法國大統領。包藏禍心。未幾即蹂躪國會。驅逐異己。遂篡帝位。稱拿破侖第三。時恰俄皇尼古刺第一亦抱非常之遠略。思繼大彼得之志。席卷宇內。日夜觀土耳其相繼南下。拿破侖知之。以為我新即帝位。國民未服。非權威域外。以大捷臨之。不可以得志。且英國俄之敵也。吾若挑戰合縱以擊俄。歐洲必生大亂。吾乘其機。則伯父老拿里之大業。可以復見。於是潛結英土以待時機。乃先挑釁。以保護聖墓為名。向土耳其索耶路撒冷地。耶路撒冷在巴勒斯坦地也。俄皇聞之。亦要求特權於土。凡土國中從希臘教之人民悉歸俄治。下俄法教權之爭。實格羅里米亞戰役原因也。俄皇欲先發制人也。忽發兵十五萬壓土境。土人告急於法。法乃說英國以相從事。英國疾俄之南下也。又自倭打盧後四十年無戰事。人心思動也。於是土法英聯軍抗俄。開格羅里米亞之大戰。實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三月也。

加富爾以為是千載一時之機也。使歐羅巴全洲人知有我撒的尼亞國者。將在今日。報百年夙仇。加富爾一棒於強與者。將在今日。乃以加盟上英法三國以抗俄之議案。提出於國會。雖然鯨鵬圖南。斥鷃笑之。陽春白雪。巴人嗤之。國會譁然。以為不度德不量力。何至如是。加富爾昂然曰。

諸君諸君。諸君非以意大利全國之前途為念者乎。今使俄人而捷也。則不待君士但丁奴不社之陷落。而達達尼士波士佛拉已入俄手。地中海之大權。永在俄矣。諸君甯能傍觀耶。且我撒的尼亞何可妄自菲薄之甚。自重者人恒敬之。自輕者人恒侮之。今也海陸軍制既已大整。與各國合縱捭虎狼。

舉而雪千年屈辱之汚名。正在今日矣。

喜。豪傑乎。豪傑乎。守如處子。出如脫兔。十餘年來舉國豪傑風起水湧之際。而蟄伏一無所事。天下之至怯。孰過是也。一旦以慧眼觀破大局。遇可攫之機會。則急起直追。勿使逸。凜然當一世之大敵。而無所於懼。天下之大勇。孰過是也。當時國會既躊躇莫敢決。而政府諸同僚。亦無一人與彼同志者。紛紛辭職去。加富爾不屈不撓。得請於撒王。以一身盡兼各部大臣之職。屢與論以行其志。直發二萬五千大兵出黑海。

大兵既行。而加富爾手段之活潑。尤有可驚者。彼直德恩前宰相達志格羅里阿。共侍撒王。游歷英法二國。英皇域多利亞。以非常熱誠歡迎彼等。且語人曰。英瑪努埃真一世之將才也。而倫敦市長亦率市民以最盛儀饗宴撒王。其至法國也。拿破侖第三及其皇后皆親切懇篤相接待。到處交。又意法兩國旗以表同情。時意大利革命黨首領綿寧方在法京。前加富爾屢招與同事。而不肯就者也。至是見交之國旗。感極而泣。信加富爾之政策果足以救此國。乃來謁王及兩相曰。一吾夙持共和論者也。雖然持此論之目的。在統一意大利。今既見之。吾復何憾焉。請致書瑪志尼。使今後勿復與公等為敵也。一。至是而加富爾之手腕益為舉國所同認矣。

第十三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二段（巴黎會議）

格羅里米亞之戰。俄軍遠北。是役英法之功雖高。而意將馬摩拉善戰之威名。亦忽轟於歐界。俄皇尼古拉聞敗情。死列國乃開會議於巴黎。議善後事宜。此實加富爾一生之最大舞臺也。時法帝拿破侖為主盟。



英俄普奧土意諸使臣咸集。加富爾乃親當全權之任。參列此會。方攘臂扼腕以待開議。奧使忽抗言曰：「撒的尼亞半主之國耳。其使臣無參列會議之資格。」此非意外事而意中事也。撒的尼亞之加盟英法也。正如晴天一霹靂。響於奧人頭上。其用意何在。奧人知之。法人知之。即歐洲列國亦誰不知之。然則今日奧使之抗議。是加富爾早熟計而逆料者也。至是而知前此撒王英法之游。有妙算存焉矣。彼其於耳相語。踵相躡之間。早已與拿破侖有成言。於是拿破侖以議長之力。直排奧使之議。命意國全權得占一席。當開議之始。加富爾默然不發一詞。議案益進。而加富爾惟唯諾諾。時吐一二奇警之言。使人知此中有一人物而已。其關於大計者。終不盡及。噫嘻。大智若愚。加富爾其果愚哉。昔普魯士維廉當語人曰：「加富爾非革命的人才。加富爾果非革命的人才哉。」加富爾實猛如虎。烈如爆之人也。果也會議將終。而其谷風一嘯。百獸震恐之氣象。乃大發現。

加富爾既於會議之際。與列國使臣交。使知我為熱誠不屈之人物。為瀕亡之國一大政治家。及議案將結。乃請於議長議長為法國外務大臣華利志曰：「願為撒邦意大利人發一言。議長諾之。奧使雖憤憤然無如何。加富爾乃徐振懸河之雄辯。歷叙數十年來意大利之歷史。其略謂：「我國民比年以來。暴動又暴動。革命又革命。徒使生民塗炭。百務荒涼。此實革命家之罪。吾不能為我國民諱者也。雖然。進而觀內部主權者。強暴壓抑之狀。其生息於猛虎苛政之下者。誠亦可憐。民孰不好生而惡死。好安平而惡危亂。而乃甘於擲百萬之頭顱血肉。填苦海而不悔者。此必非可專為斯民咎也。」乃進而描寫意大利列國奇虐慘制之形。人民呻吟呼籲之狀。舉座聞者。咸為掩涕。遂請諸大國使臣。同以一公牘忠告尼布士王。弗得南及其他

諸邦使之改革。及演說將終。乃益直搗中堅。脫奧使而厲聲曰：

余所述種種慘狀。其原因何在。則奧大利是也。奧大利者。我之鐵鎖也。自由之敵也。獨立之讐也。奧大利者。實一大惡魔。而為我所代表之有歷史有名譽的意大利全國自由民之公敵也。噫嘻。此何等言耶。此實不啻對於奧大利。而下宣戰書之言也。吾實不知此黎里一老農。其一身之中。有胆幾何。乃敢斷然向萬山之中。而將虎鬚也。當時奧使目矇然而不揚。顏勃然而屢變。乃復抗議曰：「此非國際之言。請議長尼之。雖然。舉座諸使。已為加富爾之擊誠猛烈的以太所感動。無一人表同情於奧使。惟相與錯愕贊嘆。心口相語曰：「不意阿布士山下。一叢爾國。乃能有此人才。」嗟乎。猛虎在山。藜藿為之不採。苟有人焉。何小之云。君子讀加富爾傳。不禁吞聲飲淚。而嘆彼之以千里畏人者。不知復何面目以立於天地也。

第十四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三段（意法密約）

加富爾經巴黎會議以後。威名忽轟全歐。而意大利本族中。若倫巴的。若卑尼士亞。若羅馬。若尼布士。若他士卡尼。諸地人民。咸奔走以賀撒國之戰捷。至合贈大砲百門。以為防衛撒奧交界亞歷山德利亞砲臺之用。加富爾既昌言奧大利為我公敵。其不啻對於奧而宣戰也。既宣戰矣。必求同盟。若英若法。雖表同情。至於結攻守之約。是皆未可恃也。當加富爾之初謁拿破侖也。拿破侖問曰：「君將以何助君。加徐答曰：「求助於陛下者正多多。雖然。未明言也。彼何以不明言。彼知拿破侖極詭秘。而不可恃也。故以為與其親法。毋寧親英。乃私於英使格黎靈敦侯即英國派道巴黎會議之全權公使曰：「吾國與奧之開戰。殆終不可避。自今以往。或為奧人

一完全奴隸國。或恢復千年已墜之英名。二者必居一於是。君侯其圖之。格侯領之而歸。雖然。英國素以保守著。雅不欲與大陸列強輕生。鮮隙。其倭打盧一役。格里迷亞一役。不過惡其室本國力征經營之路。自為計以出於戰耳。今一旦助意而與奧為仇。於已無絲毫之利。而於奧。實莫大之怨。英人不為也。加以適遇達紐布諸侯連絡之事。英法坐是有隙。英人卻有與奧相結之勢。加富爾不得已。乃決取聯法之方針。

計畫未熟。無端而一意外之事變起。則瑪志尼黨人之所為也。先是瑪志尼弟子。有阿西尼者。曾與於米亞藍之役。即一千八百八年。詳有戰功。其後遁於英國。當美領事桑達士饗意大利革命黨於倫敦也。阿氏與瑪志尼加里波的巴士奇諸豪皆列席焉。赫赫有名於英意間。其後瑪志尼南襲士乙兒北襲倫巴的。阿氏與瑪志尼加里波的巴士奇諸豪皆列席焉。赫赫有名於英意間。其後瑪志尼南襲士乙兒北襲倫巴的。皆一八而皆不成。至是復編敢死隊八十人。謀鉅擊奧國將校。阿西尼雖聞其事。然以為無益。不肯相從。乃獨往巴黎。謀刺拿破侖第三。時千八百五十八年。拿皇方挈其後。赴劇場。忽大爆彈轟裂於車旁。聲震天地。侍從十人死之。其負傷者百六十。而帝后竟幸免。阿西尼被縛。則曰。今日之事。意在殺拿破侖。使法國起革命。而傳其熱於我意大利人民。一既而在獄中。復上書拿皇曰。卿非曾為意大利人有所盡乎。按拿破侖第三。微時曾入燒炭黨。何變節之速也。卿猶不悛。不思自贖。則吾黨人欲為我所為者。不知幾許。卿今後其無安枕之時矣。拿破侖得書大驚。乃微服訪獄中。而慰諭之曰。朕必守卿之戒。不敢忘。未幾阿西尼遂斬於市。瀕死莞然而笑曰。拿破侖。誓踐其言。吾死瞑矣。時加富爾方以全力交權法國。驟聞警報。志志不自安。方致一極誠懇之慰信書於拿皇。為國民謝無狀。而拿皇自見阿西尼後。決然若冷水澆背。以為若不及今

買民望於彼國。則第二之阿西尼。遂不可免。乃急召加富爾於布郎比里殿。相與結意法密約。嗚呼。瑪加二傑。雖曰政敵。而瑪黨之舉動。往往或以直接。或以間接。或以正動。或以反動。以助加富爾之成。此亦其一端也。君子觀於此。而益嘆大易同歸殊途。一致百慮之語。之不吾欺也。

意法密約以攻守同盟為目的。其大意如下。  
一戰勝之後。割奧屬之俾尼西亞倫巴的。使合併於撒的尼亞國。  
一以此之故。撒的尼亞將其所屬之沙波尼士兩地。割讓法國。以為報酬。  
一以達士卡尼為中心點。而建設中央意大利國。  
一合羅馬及尼布士為一國。使教皇主之。  
一以撒王英瑪努亞之女某。嫁於法帝拿破侖之從弟某。

割沙波。割尼士。固非撒的尼亞所欲。雖然。其地本犬牙錯於法境。居於此者。多屬法民。以茲最爾者。比諸倫巴的。俾尼西兩大地。其得失。非可同日而論。至建一王國。而屬諸教皇。其為後患。固屬不小。教皇常依法國以自重。此實法人自植其勢力之險謀也。果爾。則奧去而法來。前虎拒而後狼進。以加富爾之智。算不知之。雖然。彼以為吾既乘戰勝之威。併倫巴的。俾尼西。則土地人口。皆已三倍於今日。決決大國之基。已立。然後徐挑釁於中央。中央之民。其不甘服法。既也明矣。加富爾既有成算。定步步為營。得寸進尺之計。於是遂徇法請。

布郎比里密約。除拿破侖加富爾英瑪努亞三人之外。舉天下無知之者。然英瑪努亞嘗語人云。吾不久將定吾之位置。不為全意大利之國王。則為沙波之一平民。聞者以其夙抱大志。不之怪也。未幾。又為千八百四十八年。挪巴倫之役。從先王死。國難之戰。士建一紀念碑。鑄一勇士之像於絕頂。揮劍以視。與國而拿破侖亦汲汲修戰備。不怠。雖夢中之奧大利。亦不問而知其故矣。加富爾當此孤注一擲之時。屬精殫慮不遑。啟居內之防政府之間。生異議也。自兼各部大臣。使事權得歸於一。外之懼革命黨之生。支離也。竭力與之交通。周旋密告。以大計。令其少安毋躁。又欲借英國之聲援也。乃乞哀於巴彌斯頓侯。當時也。巴侯雖表同情。然明告以不能兵力相助。至是而戰機已迫眉睫矣。加里波的者。素持共和論。瑪志尼之黨人。而加富爾之政敵也。至是。加富爾知挫與之功。非此君莫屬。以書禮聘之。使出共事。加里波的的天人也。其心目中。惟知有國家。不知有黨派。至是。察大勢之所趨。審機會之將熟。乃欣然諾之。蹶起於卡善列拉之山澤。著廣袖塵清之赤外套。戴綠纓下垂之破帽。直抵焦靈王宮。求謁相國。問其名。昂然不答。問者駭其形貌之瑰異也。入以語主人。主人曰。「然是或我故鄉之貧兒。欲有所請託。而來其納之使。」至是。而意大利之大政治家與大將軍始相合。并讀史至此。不禁為彼數千萬苦壓制望自由之意大利人民。浮大白而呼萬歲也。兩雄相見。其壯快固無待言。加富爾即以撒王之命。命加里波的為軍團長。募阿布士山下之義勇兵。以待時機。雖然。加將軍者。尼士之產。而拿破侖之所惡也。加富爾知其然也。故隱其任用加里波之事。而不使拿破侖知。恐失拿破侖也。又隱其副讓尼士之事。而不使加里波的知。恐失加里波的也。嗚呼。英雄之深算。可敬。英雄之苦心。亦可憐矣。

千八百五十九年一月。拿破侖當賀年之際。按見奧公使。瞿然曰。「縱使奧法兩國之關係。不能如我所期。然朕與奧帝之私交。更無異疇昔。」奧使以其言之閃爍也。大詫異之。然已察其用意之所存。同時撒的尼亞王臨國會演說曰。

我邦乎。我邦乎。以壤地褊小之我邦。儼然列歐洲會議。博信用而荷榮譽。是我地雖小。而所代表之理想所感之同情。實大且深也。雖然。今日非我君民上下高枕為樂之時。吾儕深願遵守條約。但我同胞疾痛慘怛呼籲之聲。自意大利之各方面而來集者。吾不能充耳而不聞。於戲。我協我力。我正我權。尚其慎重剛毅。以敬俟皇天上帝之休命。

國會之歡迎此勅語。則何如。當時有目擊之者。紀其實曰。「王每發一語。輒間以國王陛下萬歲一之聲。至疾痛呼籲之一句。甫離王舌。滿堂若電氣刺激者然。其慷慨激昂之狀。非筆所能記。非口所能傳。上院議員。下院代議士。及旁聽者。皆蹶席騰躍。全身幾為熱情歡聲之所破裂。法俄普英諸公使。目擊此狀。心胆俱奪。尼布士大使。面色忽蒼忽白。高聲唱。低聲語。曰。嗚呼。吾儕無告之流民。」曰。記憶吾儕痛苦之國王。曰。約以國子吾儕的國王。一感動讚歎。語無論次。和以狂不可耐之拍手。雜以湧潮飛瀑之老淚。意大利各地之代表者。既已感激固結。描寫一意。意大利全國統一之共主。於其胸中矣。」

奧人聞此等言。固欲默不得。前此既建戰死之碑。今茲復為挑釁之語。乃使公使質傲。促其回答。英國見事機之迫也。出而任調人之役。其調停之大略曰。奧法兩國皆撤去兵備。勿使在教皇屬地內也。曰。奧國將保護門的拿巴馬之權廢止也。曰。奧人宜許意大利諸州以改革也。是實英人欲弱法與勢力於

意境而使撒的尼亞輩其寶權之微意也。雖然法奧豈能許之。奧人乃應曰：先使撒的尼亞撤戰備，乃議他事。而法帝拿破侖亦非利撒國之得志也。又聞加里波的之在撒軍也，頗悔前約而欲翻覆之。炯眼敏腕之加富爾窺其然也。乃急如巴黎，晉謁拿王曰：「事已至此，一旦退縮，功虧一簣。陛下席捲中原之雄圖亦成泡幻矣。」臣無已，請以布郎比里之密約公之於世，以明其事之出於陛下。拿破侖之意乃決。奧人聞拿破侖之躊躇也，謂機不可失，宜以今日先發制人。碎撒的尼亞於一擊之下，則法人雖欲助，恐終袖手。乃以千八百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下哀的美敦書於撒政府，使其以三日內盡解兵備。撒人不應戰端遂開。

第十六節 意奧戰爭及加富爾之辭職

拿破侖既受加富爾之責言，乃於月之二十六日，告其駐奧公使曰：若奧軍渡志西諸河，即以法蘭西之敵國論，還宣戰。二十九日，奧軍果渡河，於是法意同盟抗奧之局成。五月二日，撒的尼亞王誓父墓，詔布告戰事於國內，親率五軍赴前敵，頒行以篋封遺詔，以授羣臣曰：朕若不生還，後事取決於此。一法帝旋自率近衛兵來會於志柳亞而加里波的，亦奮其神變，不可思議之運動，別為游擊隊，以五月九日率義勇兵三千七百發焦靈，同盟軍銳厲不可當。一月之間，勢如破竹。六月四日，捷於麥京達，八日入米倫。二十四日，大戰於梭菲里那，是役也，同盟軍十五萬，而奧軍又增之。雖然加里波的也，英瑪努埃也，拿破侖也，皆一世之飛將軍，決非奧人之所能敵也。於是敵軍遂死傷一萬五千餘卒，退却於斯時也。加富爾之雄心忽飛躍九天之上，彼其數十年來吞聲飲淚，停辛伉苦，書相夜夢之事業，一旦湧現於眼前，英雄快

心孰有過此者耶。

月明何預浮雲事，偏向圓時故故生。佳期易誤，好夢難圓。嗚呼！以一私人身世之經歷，猶且往往千波百折，且躓且進，且起且伏。若有造化小兒播弄之，試驗之，使之備嘗甘苦而後達其目的，而况於建設一國者乎。加富爾之雄心，正達極點，無端意外一大波瀾，又起。戰事正酣，軍中忽失拿破侖所在，咄此公何往乎。蓋拿破侖非有愛於意大利者，也。彼以為吾之所以挫奧者，苟如是，是亦足矣。過此以往，則撒的尼亞將羽翼大就，橫絕四海，而非復繪繡之所能施。於是乃微行入奧軍，與奧帝佛蘭西士會，賣撒王，賣加富爾，獨斷以結和約。所謂肥拉甫郎卡條約是也。其大略曰：

奧人割倫巴之地，使合於撒的尼亞也。於意大利之中央戴羅馬，教皇而設聯邦也。於達士卡尼及門的拿諸地，逐革命黨，而還其舊主也。

依此條約，則俾尼士仍為奧屬，教皇仍握重權，而其他意大利中央諸地之人民，日夜引領想望，謂當脫附庸奴隸之苦，輒以進入自由天國者。忽遇此報，嘆息痛恨，殆將絕望。拿破侖歸自奧軍，齋此私約以示撒王，促其畫諾，不甯惟是，且更市恩而索沙波尼士之兩地。加富爾聞報，震怒欲裂，直馳入陣營，見兩君不復顧外交之禮義，不復顧閣臣之節制，相如脫柱，頭與壁，其將碎，原軫唾廷，聲與淚而俱厲。以傍若無人，之概奮迅，獅吼於兩君之側，污辱嫚罵之聲，殆如雨下。最後乃要其君曰：「必勿許此約，必勿受倫巴的，苟爾者，臣惟有披髮入山，不復能為我王效馳驅矣。」王見法帝之意已變，而不可復挽也。又見獨力而不足以抗奧法也，卒不用加富爾之言，竟與奧平。加富爾遂挂冠去，復為黎里一老農。

綜觀加富爾一生之歷史其意氣用事不能自制者惟此一役而已此役也蓋英瑪努埃之判斷力實遠優於加富爾也雖然不足以為加富爾咎也彼其於開戰以前積憂積慮積思積慮積智積謀積勞積瘁天下古今歷史上之人物未見其比彼以一身立於舉國怨毒最深感情最烈義俠最迫騷擾最劇窟厄最深之盤渦中內之壓制如沸如騰之革命外之睨視如虎如狼之大敵旁之應付如鬼如域之列邦而又揣摩大勢攬得千載一時之機會於其手中故以至靜制天下之至動以至柔制天下之至剛始終以沈着慎重溫和忍耐之態度出之沈着慎重溫和忍耐者實加富爾一生成功之不二法門也當是時也加富爾以眇眇之身兼任總理大臣外務大臣軍務大臣內務大臣之各要職構寢室於軍務省內夜則著寢衣自此省往來彼省處置警察之事務監督外交之文書指揮戰爭之準備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殆半年故當時撒的尼亞人相語曰吾儕有一政府有一國會有一憲法而其名皆名加富爾嗚呼其堅忍若是其刻苦若是其勞瘁若是凡以收一大希望一大結果於今日也乃功已垂成一旦而敗之雖聖如孔子佛如釋迦猶將不能無失望無憤激而況於憂國如焚之加富爾耶君子觀於此而益歎外之力之萬不可恃雖熱誠如加富爾機變如加富爾銳如加富爾猶且不免為人所賣苟非有意大利全體人民之實力以楮其後者則此役其又將為一十八百四十八年之續矣嘻可畏哉可畏哉

第十七節 加里波之辭職

加富爾既去王慰留不可乃以拉達志代之拉達志者無主義無定見因循姑息非亂世宰相才也受事之後即命撤散義勇兵義勇兵愛國人民報發而來加里波之所統也加里波之不可乃自下令於軍中曰

政事之方針非吾儕軍人所得與聞雖然今日何日今時何時此必非吾人可以釋兵甲拋宿志之秋也吾池無所知焉吾惟知奉我英明神武之陛下益討軍實使歐洲列國知我意大利男子決非一蹶即挫之小丈夫嗚呼諸君其同斯懷抱乎吾敢信捲土重來之機會震天鑠地之奇觀其決不遠也未幾撒王命往佛羅靈為中央意大利軍總督加里波之既至此地仰其威名望風歸附者絡繹不絕瞬息之間而達士卡尼門的拿巴馬及教皇屬地之一部幾全落其手當是時加將軍之威望如日中天焉乃木秀於林風則摧之新任軍務大臣福安治拉達志內閣之軍務大臣等嫉其能媚其功也乃出陰險卑劣之手段以防障其大業之成就蓋自十八百四十九年以來撒的尼亞之黑暗時代莫此數日為甚矣加里波乃長歎曰「已矣乎吾其復為卡普列拉島之一老農乎」撒王百計慰諭溫留之莫能挽也乃自解其御用常佩金裝燦爛之獵鎗贈之以志愛慕而加將軍遂去將軍既去全意大利嘆息苦悶之聲徧於境內其部下之將校亦紛紛乞骸骨將軍聞之乃自卡普列拉島發一書以慰撫之曰

嗚呼中央意大利同志諸君諸君勿以鄙人一時失職而忘其神聖之主義冷其如焚之熱心也自鄙人之與所敬所愛之代表意大利自由諸君相分攜也吾悲不自勝雖然吾知我必有復與諸君握手戮力以成就我輩所夢寐不忘一大事之日吾以是自信吾以是自慰諸君乎諸君乎頑陋之外交家固不足以語國家大事或且目諸君為輕躁為冒昧雖然彼外交家之休戰條約決非可永續吾儕固非欲侵略外國以自誇耀至我祖宗我兄弟所固有之土地雖尺寸不得以授人吾儕以此決心立

於天地其有犯不韙而與吾抗敵者則吾與自由與彼俱斃榮莫大焉使彼公敵者知吾地雖可以力取吾民不可以威服諸君乎諸君乎我輩苟堅持此主義雖復中道以死而此同仇敵愾之念猶將傳諸我子孫我輩以鎗砲與獨立心遺子孫彼國仇民賊決不能高枕而卧也

第十八節 加富爾之再相與北意大利之統一

自千八百二十年境炭黨革命以來迄於今日實為千八百六十年時瑪志尼五十五歲加里波的五十三歲加富爾五十歲此四十年中騷亂繼以騷亂蹉跌繼以蹉跌意大利志士之腦之血亦既已絞盡矣大業垂成遂為奸雄拿破侖所賣名相名將相繼辭職意大利之黑暗至是而極雖然積數十年來萬數千志士之腦之血固斷非無結果以終古至是而意大利統一之業既如已壁上畫龍鱗爪俱現其點睛飛去直需時耳果也不數月而加富爾復相

雖然自肥拉甫即卡條約以後大局之形勢一變既非復巴黎條約時代之舊其在法國務堅守肥拉甫即卡條約中意大利之附庸小侯王皆復其舊其在奧國與法同意而更促撒的尼亞以實行其在英國則漸解意大利之真相謂必當從民所欲以施政治其在意大利人民則切望統一深恐復蹈千八百四十九年之覆轍而喘喘皇皇不可以終日於是加富爾既再出山有不可不啗垢忍辱者一事何以故加富爾今日之政策莫急於防奧法合縱故防奧法合縱則不得不踐前諾割沙波士兩地於法以買其歡心故

時撒的尼亞志士若達志格里阿若菲里尼之徒游說奔走於四方以鼓舞其人民或往波羅格拿或往

門的拿或往達士卡尼亞巴爾摩羅馬格拿諸地從患其民使圖自立各地雲集響應莫不執干戈以逐其傀儡之君主而求合併於撒國彼時為撒國者何以待之亦一困難之問題也其納之乎是間接以獲棄肥拉甫即卡之條約授強敵以口實也其拒之乎彼等之來本出於加富爾輩所獎勵始亂之而終棄之是使撒的尼亞之威信墜於地也加富爾乃說拿破侖曰「今事勢已至此且為奈何我直割沙波尼士與貴國貴國其許我自由以處置彼等乎」拿破侖猶豫而未應加富爾曰「事變終不可以無著諸地憎與既極今非合於撒則合於法耳今革命黨既得勢力雖其首領之意多向我撒然民心猶未可定蓋撒諸各地輿論使人民各投一票從法從撒唯其所擇三占決二以多票為衡任之天運不亦可乎」拿破侖曰諾於是為全國普通投票卒以大多數而前舉之諸國悉合併於撒的尼亞拿破侖愕然而意大利萬歲！萬歲！！萬歲!!!之聲遂震天地

千八百六十年四月二日意大利開第一次國會凡新合併諸國皆各選出代議士齊集於焦靈加富爾之喜可知矣時沙波尼士雖割於法國尚未實行瑪志尼自故鄉志挪亞加里波波自故鄉尼士皆選出為議員尼士之割固加富爾所不欲而加里波波所尤痛心者也乃於四月十六日在國會場拍案厲聲痛罵加富爾之無狀詈之為大詈之為狐詈之為卑劣之奴詈之為意大利之敵最後乃放言曰「若加富爾者以無情之手段而賣國於外以挑發我同胞相殘相殺之禍以若此之政府而欲使余與彼握手共事余有死不能一而瑪志尼等復相與應和之其咆哮無禮實難名狀加富爾初聞惡言亦憤懣幾不自制一刹那間忽復其沈着之舊態徐答言曰「余知余與所最敬愛之加將軍其間若有一深淵使我

兩人隔絕者存。余以割地之事。勸諸我王。質之我國會。是最我傷心之義務。而亦為完我一生種種之義務。不得已而為之者也。當日余之所經驗所悔恨。案此指去年辭職之事也亦不減於加將軍。余冀以此自解於將軍。若將軍必不解而不我恕者。然吾敬愛將軍之念。終不以此而稍渝也。雖然加里波的感怒之下。終不可齋。其日國會議場紛擾不知所極。議長乃命停議。自後各有志者頻出調和。而兩人之溝壑終不可破。國王憂之。卒乃於焦靈城外之離宮。召二人密談。為加里波的詳述國運內外之實情。辨明前此政府所取之方針。不得已之故。加富爾亦披肝瀝膽。請將軍解怒顧大局。於是此第一大政治與第一大將軍。復握手於其所尊所愛國王陛下之前。齊呼意大利萬歲。共戮力以圖將來。

### 第十九節 當時南意大利之形勢

北意大利統一。大業成就。既已過半。雖然加富爾巴黎會議之宣言。特指尼布士之慘狀。以激眾怒。而博同情。今者尼布士之戴外族受壓制。猶依然也。當時意大利列邦之虐政。雖萬方同慨。而其尤甚者。莫如尼布士。當十八百五十一年。英國名相格蘭斯頓游歷彼地。歸而述其所見。公諸報紙。大攻尼布士政府之失政。力言其地志士。日日思爆裂。良非無由。而暗示歐洲列國當援手以解此倒懸之意。時尼布士政府雖亦公一書。以致辯駁。然愈辯駁。愈以証其言之實耳。論者謂讀格公書而知當時尼布士人民所以蓄怨積怒。而欲一甘心於政府者。必非好為犯上作亂之徒可比也。案格公書文詞甚優。他書多有譯本。以其本長。故不錄。是時尼布士王兼王昔里。實代表波旁王統。法國路易第十四即屬於波旁王統。而依奧法兩強以為奧援者也。初歐洲中世之末。自由主義之萌芽。實自南歐起。即南意大利之自由市府。為其最率先者。而昔昔里。尼布士。即其市

府之一也。彼其在歷史上。早已以自由獲名譽。今也反為外族傀儡所壓制。在全歐中為第一無告之民族。則其惡思一雪也亦宜。

至是意奧方爭於北。昔昔里。尼布士之民。以為若失此不圖。則他日更無可以自立之望。方將起事。而北方和議遽定。事為尼布士政府所詎知。勢將破裂。則同志不得不束手就縛。於是瑪志尼黨中有一豪傑。曰格里士比者。以為先發制人。事不可已。乃首發難。豎義旗於巴拉摩。幾士拿。卡達尼亞諸地。一面飛報瑪志尼加里波的二傑。乞其來援。實于八百六十年春也。

### 第二十節 加里波的戡定南意大利

時加里波的方聞故鄉尼士被割於法。憤怒填膺。往往竊歎曰。不圖今在故國。乃反為外國人。一深不滿於加富爾。若者案前第十八節所記加里波在國會痛罵加富爾及繼王出為調解之事實。在十八百六十一年。南北意大利全統一之後。而據他書錄入彼處。今合更正。至是聞南意之亂也。乃決意自投之。自助之以達其志。瀕行上一書於英瑪努埃曰。

臣自知臣今所企畫者。為至危至險之事業。雖然。臣不敢避。臣所志若成。願以一更新且瑩之寶玉。以飾王冕。臣尤願陛下獨奮乾斷。排斥樞臣之卑劣政策。遣我歌斯哭斯釣斯游斯之故鄉一片地。勿使臣附屬被以奴隸於他族。臣不勝縷縷。

加里波的既上書。不俟報可。竟率其麾下素共甘苦之一千人隊。一發志。擲亞海岸而南。嗚呼。誰謂加將軍而徒勇者乎。彼其時義不可與撤的尼亞政府相關涉。與相關涉。則是功未就而先陷撤的尼亞於荆棘也。其此後又義不可不與撤的尼亞政府相關涉。不與相關涉。則是其統一意大利之目的。終不可得達也。

也。於是加將軍先畫成竹於胸中。乃以鬼起鷗落之手段。飄然乘長風以行。實一千八百六十年五月五日也。彼時之加富爾。何為者。其許之耶。鄰邦之叛亂。煽部民為應援。非政府所宜出也。其禁之耶。沮同志之大業。任同胞之塗炭。尤非政府所欲出也。於是加富爾又出其外交手段。而築立其中。若為不聞加里波之陰謀也者。不予節制。而聽其自去。隨布告各國。聲稱嚴守中立。彈壓暴民。旋派海軍艦隊躡加里波之。以行名為。道之。壓之。實則為其後援也。瀕行。加富爾以至簡單之一言訓誡其海軍提督曰。此去宜航行於加里波與尼布士艦隊之間。願足下解此意。提督比爾薩那亦為至簡之答詞曰。吾已解。君意。吾若誤會。請君獄余。遂去。

加里波之既行也。此報達於各國。外交界之激昂。不可思議。時惟一英國深慙尼布士塗炭之苦。謂此舉不可已耳。自餘各國。則皆以海賊。詈以狂人。慢罵之聲。不堪入耳。幸加里波之地位。為外交干涉之所不能及。而加富爾老練敏捷之政畧。能以一身立於非難攻擊之衝。而無所於動。嘻。加里波之南。矣。南方積數百年水深火熱之慘。至是既熟之。又熟。加以百戰飛將之威靈臨之。如空捲殘雲。風掃落葉。東征而。後。蘇來。時尼布士政府經練之兵。雖有二萬。莫不懾於先聲。望風奔潰。不出數日。而昔昔里全定。追逐所謂爆裂王佛蘭西士。二者於斯。巴狄賓。九月七日。遂入尼布士。尼布士以因獸猶鬥之勢。抵抗頗力。加將軍部將比奇志那曰。我等殆當少卻。以避其鋒。加將軍直前掩其口曰。噫。勿言。我等到處皆可獲死所。豈擇地耶。卒奮戰。之不數日。而加里波及其同志之一隊。遂為南意大利全部之主。

人嗚呼。奮七尺以先三軍。未雨而舉萬乘。此實有史以來震天鏖地之偉勳。而後此雖有作者。恐亦無復能望其肩背也。於是飛報轟達於世界。舉世界之人。目眙而不能瞬。舌橋而不能下。如醒如夢。如祝如詛。相與奔走相告語曰。加里波的天人也。非尋常有肉有血之人類也。嘻。此際之加富爾。喜可知耳。加富爾平昔最患加里波之等。輕忽劇烈之手段。懼其率一髮而全身動。以為大局政策之累。若夫當此等之時。在此等之地。演此等驚天動地之大活劇。則雖有百加相國。其不能當一加將軍之一指趾也。於是尼布士昔昔里之舊政府既斃。加里波的一躍而為兩國之攝政官。

### 第二十一節 南北意大利之合併

時瑪志尼方在加里波的軍中。參預百事。見大功之既就也。而加里波之自稱攝政官無獨立之意也。乃詰之曰。何不布共和政。一加將軍固愛共和者。雖然。其愛共和也。不如其愛意大利。將軍之意。以為無統一。則無意大利。苟應以共和而得統一者。則吾犧牲百事。以從共和。苟應以非共和而得統一者。則吾犧牲百事。以從非共和。所求者達此統一之目的耳。若其手段。則無容心也。今日不可無一意大利。亦不可有兩意大利。今日撒的尼亞既具可以統一之資格。以起於北。吾輩亦具可以統一之資格。以起於南。是兩意大利也。直有愛意大利之心。固不可不誦其一以伸其一。以彼經數十年。厲精圖治。兵強國富。君明臣良之撒的尼亞。欲一旦使之棄其所據。以從我。靡論不能也。即能矣。而共和政之前途。又安敢保必有愈於彼。於是乎加將軍誦南以伸北之志。遂確乎其不可拔。瑪志尼無以難也。遂聽其所為。雖然。加里波的瑪志尼皆崇拜古羅馬。數十年畫作夜夢。未嘗去懷者也。其意以為若無羅馬。則意大利終不得



為意大利彼等恐撒王之自足而苟安也。乃上書以要王曰：「臣今權攝政官，使宜行事，苟非至我王定鼎羅馬之日，臣百事不敢奉詔。」此當時南部諸豪布畫之情形也。

加富爾既聞加里波之定南也，又聞瑪志尼之在軍中也，且喜且驚且懼，乃急下令於提督比爾薩那曰：「意大利非脫離外族凌逼專制束縛狂人跳擲之三苦海，則不能自存。」所謂狂人跳擲者，謂瑪志尼之徒也。昌為目以狂人，加富爾二慮加里波的被惑於瑪志尼所迷信之共和主義，不肯相下，而遂致分裂。二慮彼等乘一勝之威，不自量力，直進擊羅馬，苟爾則必招法國之干涉，而此區區民間義勇隊終不能與強國久練之師為敵，而終取滅亡，故其焦急至不可思議。此當時北部諸豪布畫之情形也。於此時也，意大利九天九淵之界線，舉此一髮，加富爾畢生事業視此，瑪志尼畢生事業視此，加里波的畢生事業視此，吾儕讀史者至此，則酣起起舞，拍案浮白，而不知正諸豪絞腦髓嘔心血，兢兢翼翼沈沈慄慄之秋也。於是加富爾出其熟練政略，務欲移此至艱至鉅之責任，出之於粗豪的俠士之手，而入之於沈穩的政治家之手，乃決派重兵向羅馬制機先，以防加里波的之運動。雖然，當加里波的之南征也，各國已紛紛責言，謂其將則故撒將也，其兵則皆撒民也，其必為撒的尼亞政府所唆使，百口莫能辨也。至是復以重兵向羅馬，而各國其安能默焉？於是加富爾之外交政略，又出。

加富爾乃告駐劄各國之本國公使曰：「若我軍不能於加里波的軍未到喀德里卡以前而先占荷的天那河，則我國必亡矣。意大利必沈於革命之苦海矣。」法帝拿破崙第三聞之曰：「爾撒的尼亞既知此之為害乎？既知今日自救之不可以已乎？然則不可不賭孤注一擲之運命，以自制其所煽動之人。」時拿破崙欣然若有喜色，而不知加富爾所求者正在彼之此一言也。於是加富爾毅然告以一切責任，我悉負之。於是撒的尼亞之兵，遂以九月拔隊而南，與羅馬教皇兵遇於卡士的菲達羅，大敗之。遂據安哥那之地。

加富爾所慮第一事，蓋過慮也。加里波的既早有成算也。至其第二事，則不出所料。若非加富爾之急起直追，則前途遂不可問也。瑪志尼語加里波的曰：「我軍非以二十日內直抵羅馬，或俾尼士，則我輩之志終不得達。」加將軍領之急厲兵秣馬以行，幸也。天相意大利，值尼布士收拾餘燼，拒加里波的於荷的天那河之北岸。十月一日，兩軍始得決戰。尼布士軍大潰，其王走於基達，而撒的尼亞軍亦已渡河而南矣。此時之英瑪努埃猶未知加將軍之意如何也。深懼兩軍之或有衝突也，何圖加將軍已整飾隊伍，仍被其廣袖塵漬之赤外套，手提其緣纓下垂之破帽，莞爾而出迎曰：「臣待我王久矣。」王亦握其手而慰勞之曰：「謝卿賢勞。」於戲其磊落颯爽之態度，千載下猶將見之。君子讀史至此，而嘆意大利之所以興，蓋有由矣。

加里波的將以血汗所得之土地獻諸其王，乃於前一日為告別之宣言曰：「諸君子，諸君子，明日實我國民之一大紀念日也。何以故？我共主英瑪努埃將挾破數百年來離間我國民之障壁，而臨幸於斯土故。吾儕其竭誠盡敬以迎我王，吾儕其竭誠盡敬以迎上帝所畀我之王。吾儕之愛情能令王感，吾儕以協同之花散於王路，能令王悅。自今以往，更無政治上之意見。自今以往，更無黨派。自今以往，更無爭競。更無不和。自今以往，我如錦如荼之意，大利統一於我英武仁慈。」

之英瑪努埃王治下意大利萬歲！英瑪努埃萬歲！

十一月七日王與加里波的駢轡以入尼布士。此淡泊再靜之將軍舉全軍全士以獻諸王於一切勳爵無所受於一切賞賜無所受不携一駒從不拾一長物飄然一身直歸臥於卡菩列拉島嗚呼吾徧讀古今東西數千年之史傳欲求一人如將軍者豈可得耶豈可得耶無已則北美合眾國之國父華盛頓其近之矣。

### 第二十二節 第一國會

英瑪努埃既得尼布士昔里雖然尼王佛蘭西士非所甘心也乃新撒王及加里波的之無道於各國且乞援於奧法奧王固欲救之也然經梅特涅專制以後國中反側大起大軍一動恐遂不免革命之慘故不敢躡武於外拿破侖直派軍艦聲言為援然不過恫喝而已無必救之決心加富爾乃白王曰列國之意向可觀矣天與不取必受其殃雖然事有順序今請仍依前者北部之例為全國普通投票馬從之卒以大多數合併於撒佛蘭西士大憤挑戰一敗乞降。

千八百六十一年二月十八日開第一次國會除羅馬俾尼士兩地外其餘意大利全國民皆各選代議士代表民意齊集於焦靈此國會開設於凱歌洋溢之中以此思慶慶可知矣雖然美猶有憾憾者何則羅馬俾尼士兩地實意大利之胸腹今則胸腹中猶張兩創口也羅馬者意大利志士所崇拜之偶像也加里波的之熱力起點於是瑪志尼之熱力起點於是彼二傑者皆有不得羅馬雖死不瞑之決心豈惟彼二傑而已以加富爾之沈鍊慎重亦常言「意大利非定都羅馬則強國之統一終不可得」又豈惟

彼三傑舉意大利有血有淚之男兒固未有不歌羅馬哭羅馬拜羅馬而夢羅馬者也於是意大利之體既具矣而若羣龍之死其首焉故曰美猶有憾也第十七號本傳第十節之第四段當刪改而移置此處前譯其年也 著者記

### 第二十三節 加富爾之長逝及其未竟之志

第一國會開會數月後而加相國遂長逝相國畢生之志事亦既十就八九矣雖然國之進步靡有窮人之希望靡有窮故愛國志士之責任之懷抱之缺憾亦靡有窮於是加富爾遂自覺遺下無量數未了之緣貴志以沒其最大者則有二端一曰尼布士善後問題也尼布士雖合併然其民未能同化尼布士人久伏於專制政府之下不知有法律近以民氣大動之後流於驚張動輒以反對政府為事於是廷議有欲以嚴峻之手段治之者加富爾大憂焉常語人曰「若妄下戒嚴令以威力治國以軍政臨民雖有智者必不能善其後也」加富爾深懼彼捐館舍之後執政者以此墜其業也其在病牀如夢魔然輒喃喃自語曰「勿下戒嚴令勿下戒嚴令」如是日數十次蓋憂之深矣二曰教皇權限問題也羅馬教皇以千年來掌握意大利之大權其權不徒在宗教教育而已而兼及於政治使教皇而認此半島如神為彼所轄之土地則意大利王決不得為國民的政府之元首其事理至易明也然以教皇之尊嚴固非能以待尼布士王之法待之也而欲彼之甘自退讓將千年固有之權力拱手以昇意王又事之至難望者也於是乎意廷不得不窮當十八百六十年羅馬康達之地合於意也教皇固已大怒言屏逐其民於教外夫使英瑪努埃加富爾即見絕於教皇亦不足以為二子損無如彼君臣者皆熱心於教會之人也故常兢兢焉不欲有所犯雖然為一國之大計又安得含忍以終古也加富爾深知乎改革之業非通於

全局而不能為功也。彼常言曰：「凡擇一國之京師，不可不因人民之感情。羅馬者，曾甘於為大國之首都。徵諸歷史上智識上德義上而皆然者也。……為今之計，宜使教皇知教會之威力，不必依於政權而能獨立。教皇脫離政權，然後教會益以光榮。吾有一主義，欲宣布於意大利，即「建設自由教會於自由國」是也。」云云。加富爾懷此主義，屢與羅馬宮廷懇篤協議，而事與願違。意大利每進一步，則教皇之執拗愈深一層。此等夢想，來往於此大政治家之腦者，殆數十年，而卒懷此夢想以入於地，吁，可悲矣。加富爾三十餘年之生涯，歷人類所不能歷之勤勞，荷人類所不能荷之憂慮。其晚年所經歷，至可喜之勝利，與至可悲之失敗，循環相續，而彼鐵石比堅金玉失瑩之軀體，亦銷磨盡矣。王英瑪努埃於其彌留前十日，寸步未嘗離側，易箦之時，無一言及他事，惟疾呼曰：

「下戒嚴令於尼布士臣，期期以為不可，期期以為不可，惟清彼等，清彼等。」*Ilavri ilavri ilavri* 最後之一利，那猶顧其旁侍之愛弟而言曰：

「吾弟子，吾弟子，自由國中之自由教會。」*Fate bene, Ihera qnessa in ihera stato.* 千八百六十一年六月五日，意大利獨立。大政治家宰相伯爵加富爾薨，上自王，下至士大夫農民商賈兒童走卒，莫不悲慟。如喪考妣，朝為罷朝，野為罷市。全意大利國民，沈於煩惱海者數月。嗚呼，意大利人之桎梏，加富爾解之。意大利之荆棘，加富爾鋤之。意大利人之常識，加富爾教之。意大利人之自由，加富爾昇之。意大利非加富爾之妻，而加富爾之兒也。加富爾之棄意大利也，年僅五十一，使更假以十年，其未竟之業，可以竟其未償之願，可以償吾敢信意大利之國勢，不止於今日也。加富爾之造意大利，與其

俾士麥之造德意志同。而俾士麥之死後，於加富爾殆三十年。此德之所以能如彼，而意之所以僅如此也。此吾所以不得不重為意大利人悲也。雖然，加富爾亦可以瞑矣。林肯以放奴為一生大事業，南北美之難甫定，而林肯逝。加富爾以統一意大利為一生大事業，第一國會甫開，而加富爾逝。嗚呼，加富爾其亦可以瞑矣。

第二十四節 加里波的下獄及游英國

此時之意大利，實不可無一加富爾。而加富爾遂逝，舉國失望。因知所措，幸也。拿破侖第三猶表同情，以六月下旬，遂公認意大利獨立。派公使駐劄意京，而繼加富爾之後者，為男爵利卡梭里。蕭規曹隨，無特別之手段，足以繫人望者。其年二月十七日，意大利政府草一與羅馬教皇交涉之法案，託法國轉達於皮阿士第九。許以教皇若放棄政權，則以巨萬之資相酬，且其教權仍得無限自由。政府絕不干涉，乃皮阿士固執不動，宣言十年以來，歷代教皇與其執政所領屬之土地，雖尺寸不得割讓。政府應付之策，殆窮於是。意大利人民大激昂，革命黨又蠢起。所在出沒，加里波乃擲長鑊，手長劍，復蹶起於卡普列拉。率義勇兵千五百，由昔昔里登岸，僅一月，遂涉眉西海峽，進入教皇境。意大利政府懼招物議，意列強之干涉，為社稷危也。急發兵堵之。八月二十九日，兩軍相遇於亞士普羅門，互衝突。加將軍被傷，遂為王軍所禽。此時之加里波的上自王，下至屠賈，販兒童，走卒，莫不崇拜之。若偶像然。徒以外交上之嫌疑，不得不幽之於巴力拿羅。而歐洲列國之輿論，益傾倒至不可思議。將軍之在巴力拿羅也，嘗偶語侍者曰：英人之聲，余所最樂聞。此語一出，各報館競播述之。英國之名媛名士，有欲一親其聲，效以為名譽者。有

欲以一語慰其岑寂而自以為功德無量者。無貴無賤。無老無少。無村無僧。成奔走趨集若恐後。巴力拿羅之旅館。忽為英客所占殆盡。就中有一老嫗。率其所愛之少女。亦自本國萬里渡海。抵加將軍獄地。乞為看護婦。使將軍日聞其聲。以為娛樂。將軍固謝不肯納。而彼母女者。於他國語言。一無所解。旅費既盡。竟無歸。以意國政府之救助。僅得返故土。而猶必欲達其目的。而後已。此意達於將軍。卒許以一刻之項入囚室。乞將軍手書之字一枚。斑白之髮一莖。狂喜以歸云。嗚呼。此雖小事。而加將軍之熱誠。吸攝一世與夫西方民俗崇拜英雄迷信英雄之氣象。皆可想見矣。

未幾遂出獄。加將軍乃漫遊於瑪志尼所謂第二故鄉之英國。將以喚起英人對於羅馬問題之熱情。英人素以好客聞天下。至其歡待之切誠。刺激之劇烈。殆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將軍舟抵梭倫。甫登陸。英人蟻集於江干者。忽以萬數。相握者手復一手。相接者吻復一吻。積半日。猶不能行寸步。將軍試劍活潑之手。已攣腫而不能動。將軍風塵蒼古之面。已涎積其如欲滴。將軍數十年來出入必偕之深赤外套。為熱狂崇拜者所摸竊。所橫奪。撕裂為百數十裂。各寶其一寸一縷。以相炫耀。英國全國之社會。無朝無野。無老無幼。皆如失其腦力。失其心力。其心中腦中。不復知有職業。不復知有學問。不復知有娛樂。不復知有煩惱。而惟知有一加里波的將軍。嗚呼。大丈夫。真男子。不當如是耶。不當如是耶。

拿破侖第三。素不喜加將軍之為人也。聞其受歡迎於英國。如是其劇且烈。恐為歐洲全局之影響也。於是私於英相巴彌斯頓。使勸上客之返國。未幾。而加將軍遂歸。

第二十五節 加里波的再入羅馬及再敗再被逮

千八百六十四年。王英瑪努埃復以羅馬問題與拿破侖有所協議。其年九月。兩國締約。法人撤其戍羅馬之兵。而意王仍不侵犯其政權。此實外交漸進之政策。不得不然也。而熱誠如裂之加將軍。至此益欲忍不可復忍。彼其少壯以來所挾持之共和主義。遂復出現。以為在此因循帝政之下。終不足以奏統一

大業。乃宣言於眾曰。

今日我輩終不可不以共和國國旗豎之於巴的幹宮殿之上。共和主義。一日不可緩。共和主義。一日不可緩。

時意王既失沈鍊敏達之宰相。而在此有共和黨之急激運動。在彼有山嶽黨之絕對反對。山嶽黨者。主義甚急。意王之政權者也。在外復有法帝拿破侖之睥睨猜忌。意王立於四面楚歌之中。焦苦殆不可思議。千八百六十七年秋。復以政府之命。突然逮捕將軍。使蟄居於卡菩列拉。交地方官管束。未幾。將軍之子名美那治者。忽在外自招義勇隊。復侵教皇境。老將軍聞之。勃勃不能自禁。遂以十月十四日。逃出卡菩列拉。所至響應。蜂附以風。馳雨驟之勢。忽達羅馬。拿與其子。遇老將軍。小將軍駢轡。以入羅馬。與敵劇戰於門的郎。大捷。羅馬殆再落於加將軍之手。而佛羅靈政府。意大利自千八百六十五年。佛羅靈政府。懼執魯備事。已制機先。急派兵於羅馬。法蘭西軍亦踵至。於是加將軍三面受敵。進退維谷。乃集麾下而申警之曰。

我輩以貴重之血。購得此羅馬於意大利公敵之手。今佛羅靈政府以兵力侵入之。我輩深願以無上之愛情。歡迎我同胞。按此指王及政府軍。相與戮力。驅逐殘虐之傭兵。按此指於境外。此區區十年以來所懷之素志。諸君所共聞也。雖然。若彼卑劣異弱之政治家。仍挾其模稜兩可之政策。欲維持繼續其所謂九月怪

條約者按此指一八六四年意王與拿破崙所定之約而強逼我輩使擲兵器按此指拿破崙及教皇屈服於狐妖猾魔按此指拿破崙之下則當此之時余惟自認以己之劍保護已有屬地按此泰西通語也之權利而已他非所聞也羅馬之政府不可不以羅馬人民之公意投票而選之諸君乎諸君乎其有念我千年來祖宗所宅之首都欲建設自由統一之意大利於其上者乎如其有之則非待我新意大利去模稜主義之廢墟達良心自由之天國以後非待千年公敵暴軍絕其跡於我國土以後我輩決不得釋兵而嬉也

由此觀之加里波的當時之地位可以見矣即王師如與我同宗旨同手段也則以正當之方法相戮力以取羅馬而不然者王師若旁觀焉其乃反對焉亦必以獨力而使羅馬終為羅馬人之羅馬蓋加將軍之事業實以羅馬始以羅馬終者也不幸拿破崙第三以護法為名早已派遣大軍壓境以進曾無所顧惜無所猶豫彼已眾寡之數既已相懸而加將軍麾下又皆無訓練無兵械空拳白戰之軍士徒以大將之威名魔力奔走羣集雖曰義勇究豈足以為百戰法軍之敵於是於綿達尼一小村落之旁兩軍相遇加將軍大敗士卒死亡逾半王英瑪努埃聞之肝腸寸裂痛哭不食者三日語近臣曰嗚呼痛哉彼螺旋後膛之烈鎗毒我愛子斷我驕兒我之苦痛視彈丸薄擊於我肢體為尤甚也嗚呼痛哉百身莫贖萬冤誰論吾無暇哀感吾惟沈痛吾無暇憤恨吾惟懺悔云云雖然英瑪努埃固久受加富爾之薰陶沈穩歷練之人也彼雖哀痛而過場斷九迴然其外之對於法蘭西內之對於本邦倡亂之義民皆保其適當之威嚴徐乃告拿破崙曰君為德不卒從前盛意盡付東流今意大利全國國民其念君舊德者已無復一人兩國同盟之誼恐非復政府之力所能及矣嗚呼奈何其以螺旋彈丸濫擲於同盟國國民

之頭上也雖然英瑪努埃仍自懲其首事之民無所假借於是加里波的復被逮再命暫居於卡普拉列島加將軍之事業遂終

### 第二十六節 意大利定鼎羅馬大一統成

意大利之建國以得羅馬為究竟而其得羅馬之時彼三傑者皆未嘗直接有所効力彼其時瑪志尼既廢加富爾既死加里波的既餒前此絞腦髓擲頭血以易之而經數十年不能得者今乃若安然唾手以收其成淺見者或謂是有天焉非人力所能為也而烏知乎人事之盡既達極點如畫龍壁上不飛去者只爭一睛睛之點固有時而畫師之心力蓋益不可思議矣自加將軍舉事以後意政府常以左證以表明本國國民意嚮之所在以布告於列國列國亦憚意民之勇敢而憐其熱誠也表同情者日以益多此驚天動地之大活劇浸近團圓時節十八百七十年普法戰起疾風暴雨不旋踵而局遂定歐洲形勢為之大變吞聲飲恨為城下盟之法蘭西已無復餘勇為教皇之保護主至是意大利王再以滿腔之誠意說教皇使之讓步皮阿士第九仍頑然不動不得已乃以十八百七十九年九月二十日王軍遂入羅馬建三色旗於最高之神殿翌日下令府中使其民各以己意欲從王者欲從教皇者自由投票票集積起則從王之數四萬七百八十八從教皇之數僅四十六翌千八百七十一年六月二日撒的尼亞王英瑪努埃遂為意大利皇帝開國會於羅馬勅告國民所舉之代議士曰

於戲我同胞我輩數十年來萬死不顧一生所經營之事業今既成就閱無量數之艱難辛苦危險挫折卒乃使意大利返於意大利羅馬返於羅馬我數百年來蕩析離居肝胆秦越之父子兄弟今乃

得以代議士之名譽集茲一堂。試一榭感喜之淚。以認識吾輩所夢之故鄉。於戲此等經歷。實告我輩以莊嚴神聖。日以義務之觀念。銘刻於我輩之腦中。而使莫能謾也。〔中略〕我輩以愛自由故。故有今日。自今以往。我輩不可不生長於自由與秩序之中。以力與平和。二德為保持生命之要具。〔中略〕我輩之前途。其幸福似海。其希望如潮。立於世界大國民之間。而有代表意大利名譽羅馬名譽之責任。我輩負此責任。不可不養成其適應於此責任之實力。於戲欽哉。意大利萬歲!!! 意大利國民萬歲!!!

至是新意大利統一之大業。既已告成。時去加富爾之卒。既十年。其翌年。實為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二月。瑪志尼卒。年六十七。更閱十年。實為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六月。加里波的卒。年七十五。

### 結論

新史氏曰。吾儕讀史。何為乎察往以知來。鑒彼以誨我而已。吾讀泰西列國近世史。觀其事業及其人物。無不使吾氣王而神往。而於意大利建國史。尤若養養然有所播抓於余心。趨趨然有所刺激於余腦。使余笑。使余嘔。使余醉。使余舞。余求其故。而不得。余為三傑傳。乃始若化吾身以入於三傑所立之舞臺。而為加富爾幕中一鈔胥手。而為加里波的帳下一驕從卒。而為瑪志尼黨中一運動員。彼憤焉吾憤。彼喜焉吾喜。彼憂焉吾憂。彼病焉吾病。吾於是一擲筆。西向望祖國。乃沈沈焉。嗚呼。曰。嘻。彼數十年前之意大利。何以與我祖國相類之甚。其為世界上最古最名譽之國也。相類其中衰也。相類其散漫而無所統一也。相類其主權屬於外族也。相類其專制之慘酷也。相類其主權者之外復有他強國之勢力範圍也。

相類勢力範圍不止一國。國民舉動。動遭干涉也。相類嗚呼。同病相憐。豈不然哉。而彼其不如我者。更有數事。曰土地之小。不如我。曰人民之寡。不如我。曰無中央政府。不如我。曰有政教之爭。不如我。吾昔論中國時局。持之與十七世紀末之英國。比持之與十八世紀末之美國。法國。比持之與十九世紀末之日本。比皆覺吾之困難。有甚於彼等數倍者。輒以為彼中豪傑之所以成就大業。殆天時人事之相適。而非我輩之所能企也。及讀意大利建國史。而觀其千回百折。停辛。苦。吞酸。如險之狀。自設身以當此境。度未有不索然氣。沮力竭聲嘶。一蹶再蹶。而吾畏我者。而今日之意大利。何以能巍然立於世界上。儼然廁於歐洲六大強國之列。而一舉一動。繫天下之重輕也。嗚呼。吾察意大利建國成蹟。而乃始知天下果無易事。而乃始知天下果無難事。吾欲述之。謬見一破。吾厭世之妄念一破。

意大利建國。自發軔以至告成。中間凡五十餘年。大波折者六次。小波折者十餘次。其間危機往往在一髮。使其氣一餒焉。而即敗。使其機一誤焉。而即敗。乃其敗也。一而再。而三。以至於十數。而餒焉者無一焉。此或夫機而常能有不失焉者。與之相救。合天下古今之壯劇。活劇。慘劇。悲劇。險劇。巧劇。以迭演於一堂。嘻。何其驚心動魄。不可思議。至於此甚也。豈有他哉。人人心目中有「祖國」二字。羣走集旋舞於其下。舉天下之樂。不以易祖國之苦。舉天下之苦。不以易祖國之樂。人人心目中有祖國。而祖國遂不得不突出。不湧現。佛說三界唯心所造。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西哲曰。人皆立於所欲立之地。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吾今欲祝中國之為新中國。吾不得不虔禱彼造物者。乞誕若三傑其人於我中國。雖然。吾又疑三傑其

人者非彼倉之生是使獨而有以新我我國民也。皆以三傑為不可幾及。而三傑遂不可幾及。又其上焉者。或以三傑之性行之事業之志節。望諸他人。責諸他人。而三傑遂不可幾及。故吾以為欲造新中國。必有人人自欲為三傑之一之心。始人人欲為三傑之一。未必即能為三傑之一。而千百人欲之。則一二之真似者必出焉矣。即不能而合十人而得似其一焉。合百人而得似其一焉。則我有三十傑三百傑。而必可任彼三傑所任之事業。而何國之不能救也。雖然。我輩非徒曰慕之曰學之而已。摹其貌而失其真。不有其所長。而藉口於其所短。以自固。則編急任氣者。何不可自言學瑪志尼。輕舉妄動。無忍耐性者。何不可自言學加里波。持祿保位。陰鷲取巧者。何不可自言學加富爾。以此學三傑。三傑不任受也。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有如焚如裂之血誠。故是故當學。彼其心目中無利害。無毀譽。無苦樂。無成敗。而惟認定其目的之所在。以身殉之。人人不愛此國也。而我愛之如故。人人愛此國也。而我愛之如故。記不云乎。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而今日本國之少年子弟。或滿腔利慾。滿腹機心。而猶敢颯然以愛國二字為口頭禪。此又與於亡國之罪魁者也。故不欲學三傑。則已耳。苟欲學之。則第一宜下慎獨工夫。日必自省吾愛國血誠之程度。與彼相去幾若。吾之言愛國也。得毋為名乎。得毋為利乎。得毋為事勢之迫不得已乎。苟其若是。則是與三傑之人格。成反比例。而北轍而南其轅也。夫三傑之血誠。生而具焉。不知其然而然者也。我即不能若是。日日而省焉。昔昔而養焉。固未有不能幾者矣。況夫知與行合一者也。吾既知國之可愛。而所以實行其愛者不力焉。苟非知之未灼。則必其自欺者也。故吾以毋自欺為學三傑之第一義。

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專一。故是故當學。彼等之愛國也。舉天下之人之事之物。無足以易其愛。其愛者。其例多不可具引。吾於其所以待其王者。微之。瑪志尼非有憎於其王也。以是多不足以達愛國之目的。故始終敵之。加富爾非有私於其王也。以是為可以達愛國之目的。故始終奉之。加里波的亦非有憎於私於其王也。當其見為可以達此目的也。則奉之。當其見為不可以達此目的也。則敵之。彼等之視其王。皆若無物也。非輕王薄王。以為以王與國比較。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不能以此分其愛也。有攫金於齊市者。吏鞠之。則曰。只見金不見人。彼三傑之只見國不見王。亦若是而已。王與國之關係。如此其密切。而猶不足以分其愛。他更何論矣。詩曰。其儀一分。其儀一分。心如結分。故精一為學。三傑之第二義。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有廉靜淡泊高尚之性質。故是故當學。彼等無富貴心。無功名心。加里波的之脫履爵祿。史起。鵬。落於卡。菩。列。拉。之一孤島。其高風亮節。為史家所津津樂道。固無論矣。即如加富爾者。終身立朝。與王室相左右。及肥拉甫。郎。卡。之約。成。則若忘其在臣位也。唾罵。雜。運。於。兩。君。之。側。不。得。請。則。悍。然。挂。冠。而。去。彼。立。於。此。位。非。自。為。也。為。意。大。利。也。苟。不。能。行。其。志。則。一。朝。不。願。居。也。瑪志尼當千八百四十八年歸國。先王阿爾拔。虛首相之位。以待之。且許授彼全權。使制定憲法。此事傳中失載。他日得印時當補入。而瑪志尼自以為非行共和主義。則新意大利終不可立。毅然辭之。不以相位易所信也。凡此諸端。皆尋常人所萬萬不能。而三傑若行所無事焉。蓋其性質之高潔。其道力之堅定。實一切事業之總根原也。吾儕雖不能安而行焉。亦當勉強而行焉。毋曰我有所貢獻於社會。則雖厚受社會之酬償。而不為泰也。酬償非必不可受。而崇貴逸樂。最足移人。與之相習。浸假有喪其志者。而義務之觀念。將日薄矣。浸假而有保持之之。

心焉。則任事冒險勇敢之精神。且日銷蝕矣。久而久之。將失其本來面目。以自伍於流俗。彼其初志未必非也。牽於外而人格與之俱降也。吾見夫今日志士。往往自恣於聲色狗馬。而以為不拘小節者有焉矣。千謁於公卿王侯。而以為借途辦事者有焉矣。吾豈敢遽謂此中之必無人才。顧其不墮落者幸而已。故寡欲為學三傑之第三義。

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沈毅堅忍。百折不回。故是故當學。綜觀歷史上建設之事業。其挫折之多。未嘗有若意大利此時若者也。瑪志尼終身未嘗成一事。然其革命暴動之舉。自二十歲以至六十歲。凡四十年間。無一日不口講指畫。伺隙而實行也。加里波的。敗於始成於中而敗於終。其目的之極點。一日未得達。則一日不肯休。前後被逮十數次。無所於悔。無所於懼。而一惟貫徹其所志之為務。加富爾足智而持重。事必求可。功必求成。然其失敗之役。亦屢見不一見。愈摧而愈堅。愈拂而愈勇。至死之日。猶耿耿以未竟之志為念。忍辱負重。為成功不二法門。於三傑見之矣。天下事順與逆相倚。難與易相乘。一事之始末。其順焉易焉者。只有此數。其逆焉難焉者。亦只有此數。卑屈怯懦之徒。一遇逆難而遂退轉焉。則事無論小大。而無一可成。而豈知過此逆而難之一關頭。則必有順而易者之在其後。苟一退轉。則並其前途之順者易者而失之也。故堅忍精進為學三傑之第四義。

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閱歷甚深。學養有素。故是故當學。瑪志尼之事業。由於其哲學之深邃。理想之高。尚其主義。言論所以能動天下。皆賴是也。加富爾之事業。自彼漫遊英國時所察驗。卧隱黎里時所經歷。後此內治外交。皆舉而措之也。加里波的之事業。由彼在南美時。經百戰。歷萬難。有以習於行軍之術。鍊其胆而神其用也。凡欲救國者。不可無其具。農夫出殫。猶不能舍耒耜。市僧營業。猶不能無資本。學問閱歷者。實吾輩之耒耜之資本也。日言愛國。而不及於此措意。惟披拾一二空論。高談雄辯。以為快者。非欺人即自欺也。故做預備工夫。為學三傑之第五義。

要而論之。彼三傑之人格。自頂至踵。無一指一髮。而無不可以崇拜之價值。此五端者。不過對吾儕之缺點。而舉之以相勸勉。相警厲。云爾。嗚呼。我輩勿妄非薄我祖國。勿妄非薄我同胞。苟吾國如有三傑其人者。則雖時局艱難。十倍於今日。吾不必為祖國憂。彼意大利之衰象。困象。險象。夫豈在吾下也。苟吾躬而願學三傑其人者。則雖才力聰明。遠下於彼等。吾不必為躬躬怯。辭何人。子何人。有為者亦若是也。抑意大利有名之傑。三而無名之傑。尚不啻百千萬。使非有彼無名之傑。則三傑者。又豈能以獨力造此世界也。吾學三傑。不至猶不失為無名之傑。無名之傑。徧國中。而中國遂為中國人之中國焉矣。

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

中國之新民

嗚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以行。此法國第一女傑羅蘭夫人臨終之言也。羅蘭夫人何人也。彼生於自由。死於自由。羅蘭夫人何人也。自由由彼而生。彼由自由而死。羅蘭夫人何人也。彼拿破侖之母也。彼梅特涅之母也。彼瑪志尼。噶蘇士。俾士麥。加富爾之母也。質而言之。則十九世紀歐洲大陸一切之人物。不可不母羅蘭夫人。十九世紀歐洲大陸一切之文明。不可不母羅蘭夫人。何以故。法國大革命。為歐洲十九世紀之母。故羅蘭夫人。為法國大革命之母。故。時則距今百五十年前。實西歷一千七百五十四年三月十八日。於法蘭西之都巴黎之市。般奴佛之街。



金銀彫工。菲立般之家。有一女兒。揚呱呱之聲。以出現於此世界。是即瑪利。儂名菲立般。姓女士。而未來之羅蘭夫人也。其家本屬中人之產。父性良懦。母則精明。有丈夫氣。父母勤儉儲蓄。為平和世界中一平和市民。以如此之家。而能產羅蘭夫人如彼之人物。殆時勢產英雄。而非種姓之所能為。力也。稍長。受尋常社會之教育。雖然。彼以絕世天才。富於理解力。想像力。故於規則教育之外。其所以自教自育者。所得常倍。年十歲。即能自讀一切古籍。每好讀耶穌使徒為道流血之傳記。亞刺伯士耳其內亂之劇本。文家旅行游歷之日記。荷馬但丁之詩歌。而尤愛者。為布爾特奇之英雄傳。案布爾特奇。羅馬人生於西歷紀元後四五十年。頃其所作英雄傳。傳凡五十人。皆希臘羅馬之大軍人。大政治家。大立法家。而以一希臘人。一羅馬人。兩比較。故共得二十五卷。每卷不下萬餘言。實傳記中第一傑作也。其感化人鼓舞人之力量。近世偉人如拿破倫。俾士麥。皆嗜之。拿破倫曾身以之自隨。無一日不讀。殆與羅蘭夫人等也。常置身卷裏。以其中之豪傑。自擬。每從父母到教堂祈禱。必手此書偷讀焉。往往自恨不生二千年前之斯巴達雅典。則掩卷飲泣。父母詫之。而不能禁也。彼其兄弟姊妹六人。不幸悉殤。天故夫人少年之生涯。極寂寞之生涯也。惟寂寞故。故愈益求親友於書卷之中。感情日以增。理想日以遠。彼後年寄其夫羅蘭一書。有云。一妾之多感。殆天性然矣。生長於孤獨教育之中。愛情集注一點。愈熾愈深。歌哭無端。哀樂奔會。當尋常兒女忙殺於游戲。術術於飲食之頃。而妾往往俯仰天地。常若有身世無窮之感。云云。其少年奇氣觀此可見一斑矣。

彼之熱心。先注於宗教。十一歲。得請於父母。入尼寺。天主教之信女。不嫁者所居也。以學教理者一年。出寺。養於外祖母家者又一年。乃始歸家。以彼之慈愛謙遜敏慧。故舉家愛之。親友慕之。如是度平和之歲月者有年。

雖然。外界之生涯。則平和也。而其內界之精神。忽一大革命起。當時法國政界革命之前驅。所謂思想界

革命者。已膚寸出沒。起於此女。豪傑有生以前。至是愈漲愈劇。無端而滲入此平和家庭之戶隙。而彼神經最敏之一少女。已養成一種壯健高尚之原動力。於不知不覺之間矣。彼其日以讀書窮理為事。已自悟道。傳權威習。憤等。為社會腐敗之大本。日益厭之。日益思。破棄之。常有一種自由獨立。不傍門戶。不拾唾餘之氣概。於是乎。其革命亦先自宗教起。彼於新舊約所傳摩西耶穌奇蹟。首致詰難。以為是誕妄不經之說。教會神甫。勸讀耶穌教證據等書。反覆譬解。彼一面讀之。又一面讀懷疑派哲學之學說。虛論不敵實理。彼女當十六七歲。頃終一掃宗教迷信之妄想。但不欲傷慈母之意。故猶循形式。旅進旅退。於教會。蓋其磊落絕特之氣概。苟認為道理所不定者。雖臨以雷霆萬鈞之力。不能奪其志。而使枉所信。彼之特性則然也。其後此所以能以纖纖一弱女之身。臨百難而不疑。處死生而不屈。放一文明燦爛之花於黑暗法國大革命之洞裏者。皆此精神此魄力為之也。

彼其讀一布爾特奇。布爾特奇。希臘偉者。稱布爾特奇。西學界之常語也。而心醉希臘羅馬之共和政治。又竊睨大西洋彼岸。模倣英國憲法新造之美國。而驚其發達進步之速。於是愛平等愛自由愛正義愛簡易之一念。漸如沸。如沸以來。往於彼女之胸臆間。雖然。彼之理想則然耳。至於言實事。彼固望生息於革新王政之下。為王家一忠實之臣民。路易十六之即位也。彼以為維新之大業。可以就。人民之幸福。可以期。千七百七十五年。麵包之亂。彼猶咎人民之急激。而袒政府之政策。蓋彼慈愛之人。非殘酷之人也。樂平和之人。非好暴亂之人也。嗚呼。自古革命時代之仁人志士。何一非高尚潔白之性質。具視民如傷之熱情。苟非萬不得已。夫豈樂以一身之血。與萬眾之血。相搏相廝。爛以為快也。望之無可望。待之無可待。乃不得不割慈忍愛。茹

痛揮淚以出於此。一途嗚呼！以眈眈煦煦之羅蘭夫人，而其究也，乃至投身於千古大慘劇之盤渦中，一死以謝天下，誰謂為之而今若此。

未幾與羅蘭名福拉底結婚。羅蘭者里昂市人，全恃自力以自造福命之人也。十九歲即子身游亞美利加，復徒步游歷法國一周，其後為亞綿士之工業監督官，常著書論工商問題，嗜嗜有名於國中。好旅行，好讀書，宅心誠實，治事精嚴，操行方正，自奉質朴，然自信力甚強，氣魄極盛，亦自幼心醉共和政治，故與瑪利儂夙相契，至千七百八十年，乃舉結婚之禮。時羅蘭四十五歲，瑪利儂二十五歲，自此瑪利儂以羅蘭夫人之名轟於世。

羅蘭夫人之生涯，以險急而終，以平和而始。結婚後二年，舉一女子子，未幾羅蘭遷里昂市工業監督官，舉家移於里昂。羅蘭之學識人物，大為此地所尊敬。時當里昂工商業衰頹之極，羅蘭汲汲講整頓恢復之策，常有所論者發表已見，輿望益高，而夫人實一切左右其間。羅蘭之著述，無一不經夫人之討論，筆削猶復料理家事，撫育幼女，又以餘力常從事於博物學植物學。蓋羅蘭夫人之一生，最愉快最幸福者，惟此四五年。雖然，天不許羅蘭夫人享家庭之幸福以終天年也。法蘭西歷史世界歷史，必要求羅蘭夫人之名，以增其光燄也。於是風漸起，雲漸亂，電漸逝，水漸湧，嘻嘻出出！法國革命，嗟嗟咄咄！法國遂不免於大革命!!!

其時之法國，承路易十四十五兩朝之後，所播之禍種已熟，新王路易十六，既有不得，不引其祖父餘殃之勢，火山大爆裂之期將近。此處見一縷之烟，彼地聞陰陰之響，大亂固已不可避，而新王之柔懦不能，遂不免於大革命!!!

調和此破裂而反激之，雖有賢相尼卡亞見事不可為，引身而退，於是國王之優柔，內廷權奸之跋扈，改革之因循賦斂之煩重，生計之窘迫，種種原因相煎相迫，人民之忍之也。一次復一次，其待之也。一年復一年，卒乃於千七百八十九年，破巴士之獄，解放罪犯，而革命之第一聲始唱。巴士的破獄之凱歌，即羅蘭夫人出陣之喇叭也。夫人以慧眼觀察大局，見尼卡亞之舉動，國會之舉動，無一可以躊躇滿志者，乃踴躍起，以為革命既起，平生所夢想之共和主義，今已得實行之機會，夫人非愛革命，然以愛法國故，不得不愛革命。彼以為今日之法國已死，致死而生之，舍革命末由。於是夫妻專以孕育革命精神，弘布革命思想為事。羅蘭首創一里昂俱樂部，夫人自著鼓吹革命之論說，撮集盧梭人權論之大意，印刷美國布告獨立文，無風無夜，自携之以散布於遠近。於是所謂羅家小冊子者，如雨如霰，散落於巴黎里昂之間。友人布列梭創一愛國報於巴黎，友人占巴尼創一自由報於里昂，夫人皆為其主筆。呼風喚雨，驚天動地，號神泣鬼，駭龍走蛇，而法國中央之氣象一變。千七百九十一年，里昂市以財政困難之故，乞援助於國會，羅蘭被舉為委員。於是夫妻相携，留滯巴黎者七閱月，彼等之到巴黎也，其旅館忽為志士之公會場，友人布列梭比的阿布科羅拔士比等，相率引同志以相紹介，每間日輒集會於羅氏之寓，夫人於彼時，其舉動如何，彼嘗自記曰：「余自知女子之本分，故雖日日於吾前開集會，吾決不妄參末議。雖然，諸同志之一舉一動，一言一議，吾皆諦聽，牢記無所遺漏。時或欲有所言，吾必嚙吾舌以自制。」云云。嗚呼！當此國步艱難之時，哀哀英俊，圍爐抵掌，以議大計，偶一瞥眼，則見波眉軒軒，目炯炯，風致絕世，神光逼人，口欲言而唇微嚙，眼屢閃而色逾厲之一美人。

監督於其側。夫人雖強自制。而其滿腔之精神。一身之魔力。已隱然舉一世之好男兒。而盧牟之亭毒之矣。

此七月間。既徧交諸名士。加盟於所謂同胞會者。又屢聽俱樂部之演說。與國會之討論。夫人憾革命進行之遲緩也。則大憤激。乃致書於布列梭曰。『我所愛之士亞羅乎。』按士西羅者。羅馬民政之領袖也。當時羅蘭夫人及其夫人相呼。蓋投卿之筆於火中。翩然以入於草澤乎。今之國會。不過腐敗壓塊之一團塊耳。今日之內亂。早已非凶事。我等固死也。有內亂或猶得而蘇甦之。今也無內亂則無自由。我等猶懼內亂耶。猶懼內亂耶。』此實夫人當時急進之情形也。夫人既怒國會之因循。遂憤然不復入傍聽席。其年六月。路易第十六竊遁去。被捕而再歸巴黎。夫人以為當時當實行革命。而猶不實行。嗟惋益甚。竊歎息曰。『我等今日之不可無一度革命。雖然。人民其果猶有此魄力與否。吾甚疑之。』自是怏怏然。偕其夫共歸里昂。歸途撒布羅拔士比之革命。激以激大眾。

夫妻歸里昂之月杪。解散國會。而別開所謂立法議會者。以七百四十五名之新議員組織而成。同時工業製造官之缺。撒羅蘭乃專從事筆舌。益盡瘁於愛國之業。十二月。舉家移於巴黎。

彼時法國之大權全在立法議會之手。而議會中實分三派。一為平原派。以其占坐席於議場平坦之地。故得此名。實平凡之人物所結集也。二曰山嶽派。以占議場之高席。故有此名。實極端急激派。而此後以血塗巴黎之人。如羅拔士比。丹頓。馬拉亞輩。皆此派之鋒鋒者也。三曰狄郎的士派。以其議員多自狄郎的士之地選出。故有此名。此派當時最有勢力。布列梭。布科。魯卡埃。諸賢。皆出於此中。其人率皆受布爾

特奇英雄傳及盧梭民約論之感化。年少氣銳。志高行潔。以如鏡之理想。與如裂之愛國心相結。而鼓吹之操練之指揮之者。實為羅蘭夫人。狄郎的士派之黨魁。名則羅蘭。實則羅蘭夫人。此歷史家所同認也。至是內外之形勢益急。禍迫眉睫。彼奄奄殘喘之路易第十六。乃不得不罷斥誤國舊臣。而代之以民黨。於是羅蘭以輿望所歸。被舉為內務大臣。時千七百九十二年三月。夫妻受命移居於官邸。羅蘭之入謁內廷也。服常服。戴圓帽。履舊靴。如訪稔熟之親友者然。宮中侍者莫不失驚。

昔也地方一小商務官之妻。今也為將傾之路易朝內務大臣之夫人。羅蘭夫人之勢力。至是益盛。其家常為狄郎的士黨之集會所。夫人日則招集諸黨。夜則鞠躬盡瘁。以助良人之職務。羅蘭每與其同僚有所計議。必請夫人同列其席。內務大臣公案上。狼籍山積之重要文牘。一皆經夫人之手。然後以下諸秘書官。凡提出於議會及閣議之報告書。皆由夫人屬草。凡政府出刊之官報。皆由夫人指揮。其方針監督其業務。使當時新政府之動力。日趨於共和理想者。皆羅蘭夫人為之也。法國內務大臣之金印。佩之者雖羅蘭。然其大權實在此紅顏宰相之掌握中矣。

羅蘭夫人以為改革之業。決非可依賴朝廷。故他人雖或信路易夫人。決不信之。彼嘗言曰。『吾終不信彼生於專制之下。以專制而立之。王能實行立憲政治。』羅蘭之初為大臣也。見路易則欣欣然有喜色。歸語夫人。夫人曰。『君其被愚矣。政府不過一酒店耳。大臣不過王之傀儡耳。』夫人不獨疑王也。無論何人。凡與貴族黨有關係者。皆疑之。時有一老練之外交家。焦摩力者。引其友以見夫人。既退。夫人語人曰。『彼輩諸好男兒。面有愛國之容。口多愛國之語。以吾觀之。彼等非不愛國也。雖然。愛國不如其愛身。』

吾不願我國中有此等人。以眇眇一羅蘭夫人。驅其夫。驅其他諸大臣。驅狄郎的士金黨。使日與王路易相遠。至是年六月。而王與新政府之衝突。已達於極點。先是四月。已與奧大利宣戰。戰不利。人心洶洶。而國內頑固教士。多不肯誓守新憲法。事機愈紛。政府乃提出二大政策。一曰。由巴黎各區募新兵二萬。以防內訌。外敵。保衛都城。二曰。凡不從憲法之教。民皆放逐之於境外。王路易不許。羅蘭夫人以為狄郎的士黨對於朝廷之響。當以此方案之行否。為斷。乃促羅蘭聯合閣員。上書於王。言若欲安國家利社稷。宜速實行此案。不然則臣等惟有乞骸骨。不復能為王馳驅矣。此奏議文筆精勁。詞理簡明。論者謂法蘭西史中公牘文字。以此為第一。云其屬稿者實羅蘭夫人也。果也。路易第十六。剛愎不用。至六月十一日。新政府遂總辭職。革命之勢愈劇。愈急。至八月初十日。路易第十六。終被廢。幽閉於別殿。王政已倒。共和已立。立法議會一變為民選議院。遂新置行政會議。羅蘭亦復任內務行政官之職。廢王之舉。倡之者山嶽黨也。而狄郎的士黨亦贊成之。

羅蘭夫人之理想。今已現於實際。以為太平建設。指日可待。豈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在上之大敵已斃。而在下之大敵。羽翼正成。今也羅蘭夫人。遂不得不投其身於已所造出之革命急潮中。而被裹挾被捲以去。

河出伏流。一瀉千里。甯復人力所能捍禦。羅蘭夫人既已開柙而放出革命之猛獸。猛獸噬王。王斃。噫。貴族貴族。斃今也將張牙舞爪。以向於司柙之人。夫人向欲以人民之勢力。動議會。今握議會實權者。人民。

也。飲革命之醉藥而發狂之人民也。夫人夙昔所懷抱。在先以破壞。次以建設。一倒專制而急開秩序的之新天地。雖然。彼高掌遠跬之革命巨靈。一步復一步。增加其速度。益咆哮馳突。以蹂躪踏踏真正共和主義之立脚地。不及一月。而羅蘭夫人及狄郎的士黨諸名士。皆漸不得不與巴黎之眾民為敵。當此之時。其勢力可以彈壓眾民者。惟有一人。曰丹頓。丹頓者。山嶽黨之首領。而行政會議之一員。與羅蘭同僚者也。其在民間。與望最高。其資格正可以當此難局。雖然。羅蘭夫人不喜其人。謂其太急激。不適於今日之用。以為必拒敵此同盟。然後狄郎的士黨之黨勢。乃可以得安全。蓋夫人乃單純之理想家。關於實用。故執拗若是。是亦無足為怪者。丹頓初時熱心成就此同盟。每日必詣夫人之應接室。每官僚會集。常先期而至。至八月之末。共知同盟必不能就。遂相絕不復。於是與暴民為敵之羅蘭夫人黨。不得不更敵暴民之友之山嶽黨。

彼法蘭西史上以血題名之山嶽黨。以此年九月初旬。屠殺巴黎獄中王黨之囚人。以為無政府魔神之犧牲。至是羅蘭夫人始知為山嶽黨所賣。月之五日。夫人與一書於友人曰。「我等今已在羅拔士比瑪拉等之刀下。」其九日復致一書曰。「吾友丹頓君。革命之公敵也。彼以羅拔士比為傀儡。以瑪拉為羽翼。握短刀持藥線。以刺爆國民。嗚呼。妾以熱心於革命。卿所知也。雖然。妾恥之。革命之大義。為無道之豎子所污點。革命實可厭也。數十年所經營。而今日使我國終於此地位。吾實恥之。」可憐志高行潔。而迂於世務之狄郎的士黨。遂為山嶽黨所掩襲。自茲以往。巴黎亂民與山嶽黨。以百丈怒潮之勢。猛撲彼共和之城。其立於城上之羅蘭夫人及狄郎的士黨。遂不得不為此狂濤駭浪之所淘盡矣。

時勢雖日非。而志氣不稍挫。羅蘭夫人。愈奮力以鼓舞其麾下諸豪傑。常相語曰。我等今日既不能自救。雖然。一息尚存。我等不可以不救我國。其時在議院有布列梭等。在政府有羅蘭等。皆以恢復秩序。確立共和。制止亂暴為主義。雖然。大事已去。不可復挽。羅蘭夫人之名。為議院所唾罵。為瑪拉等主筆之報紙所凌辱。屢構誣辭。以陷羅蘭夫妻。常有刺客出入於彼夫妻之間。至千七百九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山岳黨遂乘勢截路易第十六之首於斷頭臺上。雖狄郎的士派為激烈之大反對。終不可得救。其明日羅蘭遂辭職。

路易之死刑。實狄郎的士黨覆沒之先聲也。彼山岳黨既久蓄勢力於巴黎市民中。立意先殺王。次刈狄郎的士黨。以快其亂暴專制之志。乃於五月晦日之夜。遣捕吏於羅蘭家。羅蘭聞變。脫遁。而夫人遂被逮。以溫辭慰諭愛女及婢僕。乃入於逼比之牢。

夫人之在獄中也。曾無所恐怖。無所頹喪。取德謨遜之詠史詩。布爾特奇之英雄傳。謙讓之英國史。西里頓之字典等。置諸左右。每日誦讀著作。未嘗或輟。時則靜聽巴黎騷擾之聲。每到晨鐘初報。起讀其日之新聞紙。見國事日非。狄郎的士黨之命迫於旦夕。則歎歔。慷慨。淚涔涔下。此時夫人所以自娛者。惟書與花而已。夫人在獄中。粗衣惡食。所有金錢。盡散諸貧囚。惟花與書籍。則愛若性命。蓋生平之嗜好也。夫人幼時。每當讀書入定之際。雖何人若不見。雖何事若不聞。惟屢屢以其讀書之眼。轉秋波以向花叢。此種嗜好。至死不衰。

在獄凡二十四日。突然得放免之令。夫人從容辭獄囚。驅車歸家。何圖席尚未暖。忽復有兩警吏躡跡而

來。出示一公文。則再逮捕之命令也。於是復入桑比拉志之獄。

凡知天命而自信篤者。舉天下無不可處之境。舉天下無不可為之時。羅蘭夫人在此獄者。凡四閱月。猶時時竊鼓舞。其同志氣不少衰。嘗致書於布列梭曰。吾友乎。君其毋失望。彼布爾達士在腓列比之野。遂嗒然發。不能救羅馬。之嘆。妾之所不取也。夫人在獄中。益以書與花自遣。又學英語。學繪畫。時或從獄吏之妻假鳴琴。一彈三嘆。聽者淚下。時千七百九十三年之秋。革命之狂潮。轟天撼地。斷頭機。人之血。布楞河塞人之肉。腥風颯颯。慘雨濛濛之時節。而此以身許國之一烈女。在桑比拉志獄中。日長如年。身世安危。久置度外。乃靜念一身之過去。默數全國之將來。遂伸紙吮筆。草著自傳。革命紀事。人物逸話。三書。時有英國維廉女史者。嘗訪夫人於獄中。歸而記其事曰。

羅蘭夫人在桑比拉志獄於一身境遇。毫無所怨。尤在狹隘之獄室。為壯快之談論。一如在大臣官邸時也。其案上有書數卷。當余入訪時。適見其讀布爾特奇英雄傳。聲出金石。余方欲有所慰藉。夫人以樂天知命。洒然自得之義告余。及最後。余問及其十三歲之愛女之消息。則夫人忽飲淚。幾哽咽。不能成聲。嗚呼。夫孰知轟轟烈烈威名震一世之羅蘭夫人。其多情其慈愛。有如此也。

十月三十一日。即狄郎的士黨之名士二十二人殉國之日。夫人自桑比拉志獄移於康沙士黎獄。自是受鞠訊者數次。其最後公判之前日。有某律師欲為夫人辯護者。訪之於獄中。夫人以已之命運已定。勸以勿為無益之辯護。徒危其身。脫指環以謝之。

其明日為最後公判之日。夫人着雪白之衣。出於法廷。其半掠之髮。如波之肩。澄碧之兩眼。與雪衣相掩。

映一見殆如二十許妙齡絕代之佳人。法官以種種之偽証欲誣陷夫人。夫人此際之答辯實法蘭西革命史中最悲壯之文也。其大旨以狄郎的士黨之舉動俯仰天地無所愧怍。最後乃昌言曰：

凡真正之大人物。常去私情私慾。以身獻諸人類同胞。而其報酬則待諸千載以後。余今者謹待諸君之宣告。無所於悔。雖然。正人君子獻身於斷頭臺之日。是即正人君子置身於凱旋門之日也。今日此等污濁混亂。以人血為酒漿之世界。余甚樂脫離之。無所留戀。余惟祝我國民速得真正之自由。蒼天蒼天。其眷然下顧。以救此一方民哉。

此熱誠切摯之言。彼非法之法官聞之。皆咋舌不知所對。卒以預聞隱謀。不利於共和政體。宣吾死刑。夫人肅然起立曰：

諸君肯認余為與古來為國流血之大人物有同一之價值乎。余深謝諸君。余惟願學彼大人物從容就義之態度。毋為歷史羞。

是日歸至獄中。收攝萬慮。作書數通。以遺親友。其所與愛女書之末句云：「汝宜思所以不辱其親者。汝之兩親留模範於汝躬。汝若學此模範而有得焉。其亦可以不虛生於天地矣。」

翌日為七月九日。羅蘭夫人乘囚車以向於斷頭臺。其時夫人之胸中。浮世之念盡絕。一種清淨高尚不可思議之感想。如潮而湧。夫人欲記之。乞紙筆而吏不許。後之君子憾焉。

泰西通例。凡男女同時受死刑。則先女而後男。蓋免其見前戮者之慘狀而戰慄也。其日有與羅蘭夫人同車來之一男子。震慄無人色。夫人憐之。乃曰：「請君先就義。勿見余流血之狀。以苦君。」乃乞劊手一

更其次第云。嗚呼。其愛人義俠之心。至死不渝。有如此者。雖小節亦可以概平生矣。刀下風起血迸。一箇之頭已落。夫人以次登臺。猛見臺上一龐大之神像。題曰自由之神。夫人進前一揖而言曰：

嗚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如電之刀一揮。斷送四十一年壯快義烈之生涯。於是羅蘭夫人遂長為歷史之人。

夫人殉國後。其一婢一僕。自投法廷。請從夫人以死。夫人殉國後。狄郎的士黨名士布列梭。昏絕不省人事者經旬。夫人殉國後數日。由巴黎至盧安之大道旁。有以劍貫胸而死者。則羅蘭其人也。

新史氏曰。吾草羅蘭夫人傳。而覺有百千萬不可思議之感想。刺激吾腦。使吾忽焉而歌。忽焉而舞。忽焉而怨。忽焉而怒。忽焉而懼。忽焉而哀。夫法國大革命。實近世歐洲第一大事也。豈惟近世。蓋往古來今。未嘗有焉矣。豈惟歐洲。蓋天下萬國。未嘗有焉矣。結數千年專制之局。開百年來自由之治。其餘波。波亘八十年。其影響及數十國土。使千百年後之史家。永以為人類新紀元之一紀念物。嘻。何其偉也。而發起之者。乃在一區區纖纖之弱女子。吾豈不解羅蘭夫人有何神力。乃能支配狄郎的士全黨。支配法蘭西全

國。且支配歐羅巴全洲百年間之人心也。嗚呼。英雄造時勢耶。時勢造英雄耶。吾以為必有能造出「造時勢之英雄」之時勢。然後英雄乃得有所造。不然羅蘭夫人以如彼多情如彼慈善之絕代佳人。當路

易十六即位之始。且殷殷望治。謳歌政府政策者。何以卒投身於最慘最劇之場。以不悔也。雖然。羅蘭夫人竟以是死。夫既以身許國矣。則死國事者夫人之志也。乃其不死於王黨。不死於貴族黨。而死於平民

黨不死於革命失敗之時。而死於革命告成之後。則非夫人之志也。夫人能造時勢。而何以能造之。使動不能造之。使靜能造之。使亂不能造之。使平。曰。由民族之缺點。使然不足為夫人咎也。竊嘗論之。法國千七百八十九年之革命。與英國千六百六十年之革命。其事最相類。其禍機伏於前。王專制時代相類也。英之有類白查白女皇。其激變由於今王之偽改革相類也。其動力起於王與議會之爭。相類也。其王逃而被獲。而破弒相類也。革命後改為共和政治相類也。共和政治旋立旋廢相類也。惟其國民幸福之結果。則兩國絕異。英國革命之後。則憲政確立焉。民業驟進焉。國威大揚焉。法國革命後。則演成恐怖時代。長以血跡污染其國史。使千百年後聞者。猶為之酸鼻。若是者何也。英國人能自治。而法國人不能也。能自治之民。平和可也。破壞亦可也。平和時代則漸進焉。破壞時代則驟進焉。條頓民族之自治力。遠過於拉丁民族。故能驟進。不能自治之民。則固不可以享平和。亦不可以言破壞。平和時代。則其民氣憤而國以敝。破壞時代。則其民氣寬而國以危。孔子曰。為政在人。豈不然哉。故以無公德無實力之人民。而相率以上破壞之途。是不啻操刀而割其國脉也。然則相率馴伏以求平和可乎。曰。是又安能。世界政治之進化。既已進入第二級。其風潮固欲避不可避。而豈能以一二人之力。悍之事。機既迫於無可望。平和亦敝。破壞亦敝。此孔明所以有一與其坐以待亡。孰若伐之。之論也。不然。法國大革命之慘痛。雖以今日百年以後。我遠東之國民。聞之猶且心悸。豈其當時歐洲列國。而無所鑑焉。而何以全歐紛紛步其後塵。直至十九世紀下半紀。而其風猶未息也。蓋民智一開。人人皆自認其固有之權利。固有之義務。則有非得之。非盡之。而不能安者。使當時

法之王之貴族。而知此義也。則法國何至有此慘劇。使後此歐洲各國之君主貴族。而知有此義也。則後此歐洲各國何至有此慘劇。彼其君主。彼其貴族。既不知此義矣。使其民復相率馴伏以求平和焉。則歐洲各國亦至今為中世之黑暗時代而已。乃往車已折。而來軫方道。歐洲中原之各君主貴族。未嘗不知查理士第一路易第十六之事。而偏欲躡其後。以弄威福於一日。此所以擾攘亘七八十年而未艾也。嗚呼。有讀羅蘭夫人傳者乎。其在上位者。持保守主義者。當念民望之不可失。民怒之不可犯也。如彼苟其偷安苟且。彌縫掩飾。股削無已。箝制屢行。則必有如法國一日中刑貴族王黨千餘人。斷屍遍野。慘血塞渠。乃至欲求為一田舍翁。而不可得。上蔡黃犬。華亭鶴唳。能勿驚心。自造此因。自刈此果。豈人力之所能避也。其在下位者。持進取主義者。當念民氣之既動。而難靜。民德之易渙。而難結也。如此苟無所以養之於平日。一旦為時勢所迫。悍然投其身。投其國於孤注一擲。則必有如法國當日互相屠殺。今日同志明日仇讐。爭趨私利。變成無政府之現象。雖有一二志芳行潔。憂國忘身之士。而狂瀾又安能挽也。嗚呼。破壞之難免也。如彼破壞之可懼也。又如此。人人不懼破壞。而破壞遂終不能免矣。何也。上不懼破壞。則惟愚民焉。壓民焉。自以為得計。而因以胎孕破壞。下不懼破壞。則以談破壞為快心之具。弁髦公德。不養實力。而因以胎孕破壞。然則欲免破壞。舍上下交相懼其異術哉。嗚呼。念銅駝於荆棘。能不愴然。見披髮於伊川。誰為戎首。羅蘭夫人。羅蘭夫人。魂兮有靈。當哀鄙言。





